唐語林

附校勘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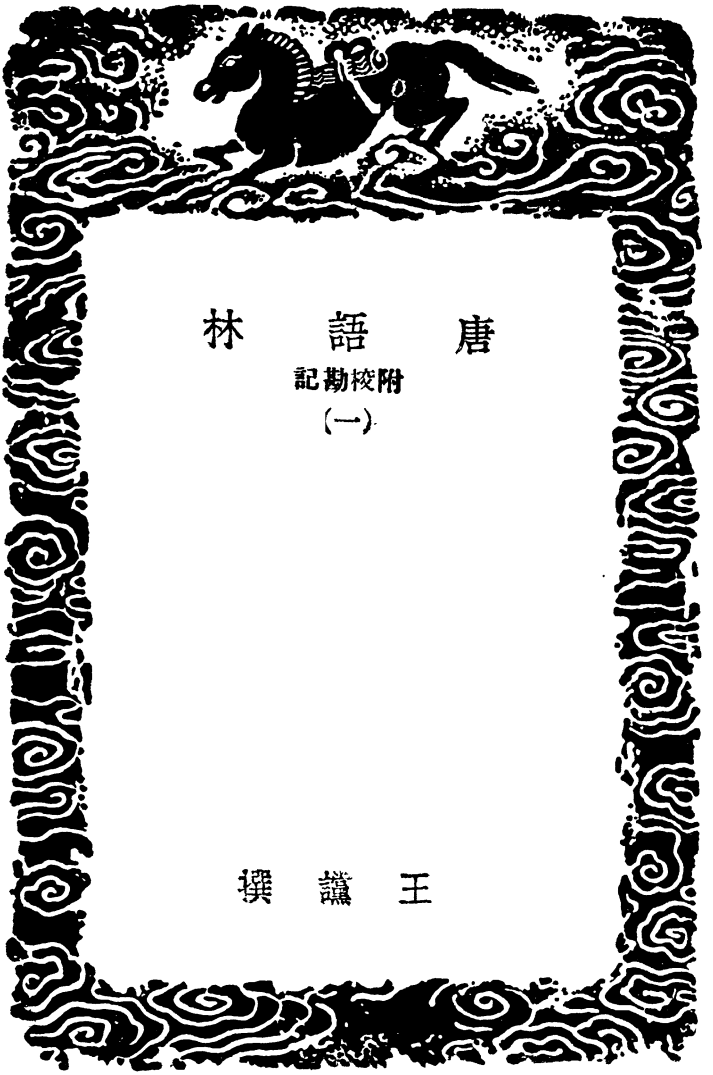
一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唐語林

附校勘記

(一)

王讜撰

本館叢書集成初編所選歷代小史聚珍版叢書墨海金壺守山閣叢書及惜陰軒叢書皆收有此書歷代節本僅一卷餘四種皆據四庫本唯守山校讐精審後附校記一卷詳記各本異文並據殘本補入庫本所無數條故據守山本排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唐語林八卷宋王讜撰陳振孫書錄解題云長安王讜正甫以唐小說五十家倣世說分門三十五又益十七門爲五十二門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云未詳撰人效世說體分門記唐世名言新增嗜好等十七門餘皆仍舊馬端臨經籍考引陳氏之言入小說家又引晁氏之言入雜家兩門互見實一書也惟陳氏作八卷晁氏作十卷其數不合然陳氏又云館閣書目十一卷闕記事以下十五門另一本亦止八卷而門目皆不闕蓋傳寫分併故兩本不同耳讜之名不見史傳考書中裴佶一條佶字空格注云御名宋惟徽宗諱佶則讜爲崇寧大觀間人矣是書雖倣世說而所紀典章故實嘉言懿行多與正史相發明視劉義慶之專尚清談者不同且所采諸書存者已少其裒集之功尤不可沒惜其刊本久佚故明謝肇淛五雜組引楊慎語謂語林罕傳人亦鮮知惟武英殿書庫所藏有明嘉靖初桐城齊之鸞所刻殘本分爲上下二卷自德行至賢媛止十八門前有之鸞自序稱所得非善本其字畫漫漶篇次錯亂幾不可讀今以永樂大典所載參互校訂刪其重複增多四百餘條又得原序目一篇載所采書名及門類總目當日體例尚可考見其梗槩蓋明初全書猶存也惟是永樂大典各條散於逐韻之下其本來門目難以臆求謹略以時代爲次補於刻本之後無時代者又

後之。共爲四卷。又刻本上下二卷。篇頁過繁。今每卷各析爲二。仍爲八卷。以還其舊。此書久無校本。訛脫甚衆。文義往往難通。謹取新舊唐書及諸家說部。一一詳爲勘正。其必不可知者。則姑仍原本。庶不失闕疑之義焉。

唐語林目錄

卷一
德行　言語
政事上
卷二
政事下　文學
卷三
方正　雅量
識鑒　賞譽
品藻　規箴
夙慧
卷四
豪爽　容止

自新
傷逝
賢媛

卷五
補遺 起高祖。至代宗。

卷六
補遺 起德宗。至文宗。

卷七
補遺 起武宗。至昭宗。

卷八
補遺 無時代。

企羨
栖逸

唐語林原序目

國史補　　補國史
因話錄　　談賓錄
齊集　　幽閒鼓吹
尚書故實　　松窻錄
廬陵官下記　　次柳氏舊聞
桂苑談叢　　紀聞談
東觀奏記　　貞陵遺事
續貞陵遺事　　常侍言旨
傳載　　雲溪友議
開天傳信記　　戎幕閒談
明皇雜錄　　異聞集
大唐說纂　　刊誤

盧氏雜說
玉泉筆端
皮氏見聞
劉公嘉話
芝田錄
杜陽雜編
玉堂閒話
北夢瑣言
柳氏敍訓
國朝傳記
洛中記異
聞奇錄
虯鬚客傳
四十八家文獻通考及唐宋史志皆著於錄惟齊集一種無考疑有脫誤又書中多引封演聞見記而虯鬚客傳一篇全載原文似所闕卽此二家今爲補入以還五十家之舊

劇談錄
金華子雜編
大唐新語
羯鼓錄
資暇集
本事詩
中朝故事
唐會要
魏鄭公故事
會昌解頤
乾臊子
賈氏談錄
封氏聞見記
案王讜采五十家小說成書而永樂大典所載原書名曰自國史補至賈氏談錄凡

右小說五十家。正甫取其尤要者編之。分爲五十二門。具目錄于後。

德行　言語
政事　文學
方正　雅量
識鑒　賞譽
品藻　箴規
夙慧　豪爽
容止　自新
企羨　傷逝
栖逸　賢媛
術解　巧藝
寵禮　任誕
簡傲　排調
輕詆　假譎

黜免　倫當
侈汰　忿狷
譏險　尤悔
紕漏　惑溺
仇隙　嗜好
俚俗　記事
任察　諛佞
威望　忠義
慰悅　汲引
委屬　砭談
僭亂　動植
書畫　雜物
殘忍　計策

右正甫集五十家之說。分爲五十二門。其上三十五門出世說。下十七門正甫所續。總號唐語林云。

唐語林卷一　四庫全書原本

德行

文中子隋末隱於白牛谿。著王氏六經。北面受學者。皆時偉人。國初多居佐命之列。自貞觀後。三代名臣。間號稱至治。而王氏六經卒不傳。至元和初。劉禹錫撰宣州觀察使王賨碑。盛稱文中子能昭明王道。又中立言。游其門者皆天下俊傑。自餘士大夫擬議及史册。未有言文中子者。

姚崇每與兒孫會集。曰外甥自非疏。但別姓耳。遺與兒姪連名。

元宗重午日。賜丞相鍾乳。宋璟命子弟將此付醫人合鍊。對曰。上之所賜。必當珍異。付其家必遺竊換。璟曰。持誠示信。尚懼見猜。以猜示人。其可得乎。爾勿以此待人。

開元天寶之間。傳家法者。崔丐之家學。崔均之家法。

元宗諸王友愛特甚。常思作長枕大被。與同起臥。諸王或有疾。上輾轉終日不能食。左右開喻進膳。上曰。弟兄吾之手足。手足不理。吾身廢矣。何暇更思寢食。上於東都起五王宅。又於上都創花萼樓。益與諸王會聚。或講經義。賦詩飲酒。歡笑戲謔。未嘗猜忌。

肅宗在東宮。爲林甫所構。勢幾危者數矣。鬢髮斑白。入朝。上見之惻然。曰汝歸院。吾當幸及。上到宮中。庭宇不洒掃。而樂器屏棄。塵埃積其上。左右使令。亦無妓女。上爲之動色。顧謂力士曰。太子居處如此。將軍盡使我知乎。上在禁中。不呼力士名。呼爲將軍。力士奏曰。臣嘗欲言。太子不許。云無勤上念。乃詔力士令

京兆尹亟選人間女子頎長潔白五人。將以賜太子。力士趨出庭下。復奏曰。臣宣旨京兆尹閱女子。人間囂然。而朝廷好言事者。得以爲口實。臣伏見掖庭中故衣冠以事沒入其家者。宜可備選。上大悅。使力士詔掖庭令按籍閱視。得五人以賜太子。而章敬吳皇后在選中。後生代宗皇帝。

肅宗爲太子。嘗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臑。上顧太子。使太子割。肅宗既割。餘汚漫刃。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懌。肅宗徐舉餅啗之。上大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是愛惜。

元宗西幸。車駕將自延秋門出。楊國忠請由左藏庫西。上從之。望見千餘人持火以俟駕。上駐蹕。曰何用此。國忠對曰。請焚庫積。無爲盜守。上斂容曰。盜至若不得此。必厚斂于人。不如與之。無重困吾民也。命徹火炬而後行。聞者皆感激流涕。迭相語曰。吾君愛人如是。福未艾也。雖太王去豳。何以過于此也。

元宗西幸歸。入斜谷。天尚早。烟霧甚晦。頓使給事中封倜於野中得新熟酒一壺。跪獻于馬首數四。上不爲之舉。倜懼。乃注以他器。自引一滿於上前。上曰。卿以我爲疑耶。始吾卽位之初。嘗飲大醉。損一人。吾悼之。因以爲戒。迨今四十餘年。未嘗甘酒味。指力士及近侍者曰。此皆知之。非給卿也。

天寶中。有一書生。旅次宋州。時李汧公勉年少貧苦。與此書生同店。而不旬日。書生疾作。遂至不救。臨絕。語公曰。某家住洪州。將於北都求官。於此得疾。且死。其命也。因出囊金百兩。遺公曰。某之僕使。無知有此。足下爲我畢死事。餘金奉之。李公許爲辦事。及禮畢。置金於墓中而同葬焉。後數年。公尉開封。書生兄弟齎洪州牒來。累路尋生行止。至宋州。知李爲主喪事。專詣開封。請金之所在。公請假至墓所。出金以付焉。

德宗初卽位。深尚禮法。諒闇中召朝士食馬齒羹。不設鹽酪。皇姨有寡居者。時節入宮。糗飾稍過。上見之

極不悅。異日如禮。乃加敬焉。

崔吏部樞夫人。太尉西平王晟之女也。晟生日。中堂大宴。方食。有小婢附崔氏婦耳語。久之。崔氏婦頷之而去。有頃復來。晟曰何事。女對曰。大家昨夜小不安適。使人往候。晟怒曰。我不幸有此女。大奇事。汝爲人婦。豈有阿家病不檢校湯藥而與父作生日邪。遣走檐子歸。身亦續至崔氏家問疾。且拜請教訓子不至。晟治家整肅。貴賤皆不許時世糜梳。勳臣之家稱西平禮法。

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爲相。未敢失禮。乃寄錢物百萬。幷氈車一乘。使者未敢進。乃於宅門伺候。有肩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襤褸。問何人曰。相公夫人使者邊歸。以告師古。乃止。

杜太保宣簡公大曆中有故人遺黃金百兩。後三年爲淮南節度使。其子來投。公取其黃金還之。緘封如故。

檢校刑部郎中程皓。性周愼。不談人短。每於儕類中。見人有所訾。未曾應對。候其言畢。徐爲辯曰。此皆衆人妄傳。其實不爾。更說其人美事。曾於廣坐被人醜罵。席上愕然。皓徐起避之。曰彼人醉耳。何可與言。

高利自濠州改楚州。時江淮米貴。職田每年得粳米直數千貫。准例。替人五月五日以前到者得職田。利欲以讓前人。發州所在故爲淹泊。過限數日。然後到州。士子稱焉。

兵部李約員外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檝相次。商胡病。因邀相見。以二女託之。皆絕色也。又與一珠。約悉唯唯。及商胡死。財寶鉅萬。約悉籍其數送官。而以二女求配。始殮商。約自以夜光唅之。人莫知也。後死商胡有親屬來理資財。約請官可發掘檢之。夜光果在。其密行皆此類也。

僕射柳元公家行。爲士大夫儀表。居大官。奉繼親薛夫人之孝。凡事不異布衣時。薛夫人左右僕使。至有以小字呼公者。性嚴重。居外下輩常惕懼。在薛夫人之側。未嘗以嚴顏色待家人。恂恂如小子弟。敦睦內外。當世無比。宗族窮苦無告。因公而存立者甚衆。在方鎮。子弟有事他適。所經境內。人不知之。族子應規爲水部員外郎。求公爲市宅。公不與。潛語所親曰。柳應規以儒素進身。始入省便造新宅。殊不若且稅居之爲善也。及水部沒。公撫視孤幼。恩意加厚。特爲置居處。諸子皆與身名。族孫立疾病。以兒女託公。廉察鄂州嫁其孤女。雖箱篋刀尺微物。悉手自閱視以付之。公出自清河崔氏。繼外族薛氏。前後與舅能從同時領方鎮。居省闥。又與薛氏舅莘同時爲觀察使。妻父韓僕射同時居大僚。未嘗敢以爵位自高。減卑下之敬。其行已如此。

元和已後。大僚睦親舊者。前輩有司徒鄭公。中間有楊詹事憑。柳元公。其後李相國武都公宗閔。裴尚書武。奉寡嫂撫甥姪。爲中表所稱。尚書卒後。工部夫人崔氏話其仁輒流涕。工部名佶。有清德。武之長兄也。兄弟皆爲八座。自丞相耀卿。至工部子泰章。四世入南北省。羣從居顯列者不可勝書。泰章後亦爲尚書。

沈吏部傳師。性和易。不從流俗。不矯亢。觀察三郡。去鎮無餘蓄。京城居處隘陋。不加一椽。所辟賓僚。無非名士。身沒之後。家至貧苦。二子繼業。並致時名。又以報施不妄。其父禮部員外郎既濟。撰建中實錄。見稱於時。公亦爲史官。及出領湖南江西。奉詔在鎮修憲宗實錄。當時榮之。

劉敦儒事親以孝聞。親心緒不理。每鞭之見血。則一日悅暢。敦儒常斂衣受杖。曾不變容。憲宗朝旌表門

閭。又趙郡李公道樞先夫人盧氏。性嚴。事亦類此。道樞名聲已聞。又在班列。賓至門。往往值其受杖。滎陽鄭還古俊才嗜學。性孝友。初家青齊間。值李師道叛命。扶老親歸洛。與其弟自舁肩輦。晨暮奔追。兩肩皆瘡。妻柳氏。僕射元公之女。有婦道。弟齊古。好博戲賭錢。還古帑中悉其所用。齊古待之輒薄。還古每出行。必封管籥付家人曰。留待二十九郎儻博。勿使別取債息。爲惡人所陷也。弟感其言。爲之稍節。有堂弟善臀栗。投許昌軍爲健兒。還古使使召之。自與洗沐。同榻而寢。因致書方鎮。求補他職。竟以剛躁喜持論。不容於時。

路相隨幼孤。其母問汝識汝父否。曰不識。曰正如汝面隨號絕久之。終身不照鏡。李衛公慕其淳篤。結爲親家。以女適路氏。

孫侍郎嶷在翰林。父爲太子詹事。分司東都。嶷因春時遊宴歡。忽念溫凊。進狀乞省覲。其詞曰。陟彼岵兮。孰不瞻父。方寸亂矣。何以事君。自內廷徑出。時皆稱之。至華陰。拜河南尹。

宣宗天資友愛。敦睦兄弟。大中元年。作雍和殿於十六宅。數臨幸。諸王無少長悉預坐。樂陳百戲。抵暮而罷。諸王或有疾。斥去戲樂。即其臥內。躬自撫之。憂形於色。

宣宗郊天前一日。謁太廟。至憲宗室。捧辇而入。涕泗交下。左右觀者。莫能仰視。

宣宗嘗出內府錢帛。建報聖寺大爲堂殿。金碧圬墁之麗。近所未有。堂曰介福之堂。憲宗御像在焉。堂之北曰虔思殿。上休憩所也。每由複道至寺。凡進薦於介福者。雖甚微細。必手自題緘。

萬壽公主。宣宗之女。上在藩時。主尤鍾愛。及下嫁武德。禁中舊儀。車輿有白金爲飾者。及呈進。上曰。我方

以儉化天下。宜從近戚始。乃命以銅製。主既行。每進見。上常誨曰。無輕待夫。無干預時事。又降御劄勗勵。其末曰。苟違吾戒。當有太平安樂之禍。汝其勉之。故十五年間。戚屬縮然。如山東衣冠之法。宣宗時。前進士于琮選尚永福公主。連拜祕書。擢校書郎。右拾遺。賜緋。左補闕。賜紫。事忽中止。丞相上審聖旨。上曰。此女子朕近與會食。對朕輒折匕箸。性情如此。恐不可爲士大夫妻。尋改琮尚廣德公主。亦上次女也。

博陵崔倕總麻親三世同爨。貞元已來。言家法者以倕爲首。倕生六子。一爲宰相。五爲要官。太常卿邠。太原尹酆。外盡尚書郎。郾廷尉郇。執金吾鄴。左僕射平章事鄲。（原註）郾及鄲五知貢舉。得士百四十八人。兄弟亦同居光德里一宅。宣宗嘗嘆曰。崔鄲家門孝友。可爲士族之法矣。鄲嘗構小齋于別寢。御書賜額曰德星堂。大中年丞郎宴席。蔣公伸在座。忽酌一盃言曰。座上有孝於家。忠於國。名重於時者。飲此。衆無敢舉。李孝公景讓起引飲之。蔣以爲然。

李尚書蟾性仁愛。厚於中外親戚。時推爲首。嘗爲一簿。遍記內外宗族姓名。及其所居郡縣。置於左右。屢官南曹。牧守及選人相知者。赴所任。常閱籍以囑之。

東川韋有翼尚書自判鹽鐵。鎮梓潼。有重名。平生不飲酒。不務歡笑。爲家諱平故也。（案此句難解。疑有脫誤。）

王咸少監舊族之後。少入仕。遭喪服除數年。不飲食酒肉。後因會聚。人勸勉之。咸捧肉欲啗。淚下盈盤。竟不食而離席。一坐爲慴怛。後有人傳於獨孤公者。慕其獨行。遂聘其女。

崔樞應進士。客居汴半歲。與海賈同止。其人得疾。既篤。謂崔曰。荷君見顧。不以外夷見忽。今疾勢不起。番人重士殯。脫歿。君能終始之否。崔許之。曰。某有一珠。價萬緡。得之能蹈火赴水。實至寶也。敢以奉君。崔受

之曰吾一進士巡州邑以自給奈何忽蓄異寶伺無人置於柩中瘞於阡陌後一年崔遊丐亳州聞番人有自南來尋故夫幷勘珠所在陳於公府且言珠必崔秀才所有也乃於亳來追捕崔曰儻寃岑不爲盜所發珠必無他遂剖棺得其珠汴帥王彥謨奇其節欲命爲幕崔不肯明年登第竟主文柄有清名

懿宗器度深厚形貌瓌瑋仁孝出於天性鄭太后崩而蔬菜同士人之禮公卿奉慰無不感泣

沈顏游鍾陵自章江入劍池過臨川時天旱水將涸阻風泊小渚獲敗碑字存者十七八乃撫州刺史顏魯公之文卽臨川所沈碑也其文多載魯公之德業

李英公爲僕射其姊病必親爲粥火燃輒焚及其髭姊曰僕妾甚多何爲自苦若是勣曰豈爲無人耶顧姊年與勣皆老欲久爲姊粥復可得乎

皇甫文備武后時酷吏與徐大理有功論獄誣徐黨逆人奏成其罪武后特出之無何文備爲人所告有功訊之在寬或曰彼曩將陷公於死今公反欲出之何也徐曰爾所言者私怨我所守者公法安可以私害公也

朱正諫敬則代著孝義自宇文周至唐並令旌表門標六闕

元魯山自乳兄子兩乳湩流能食其乳方止

長安中爭爲碑誌若市賈然大官薨其門如市至有喧競搆致不由喪家者裴均之子求銘於韋相許縑萬匹貫之曰寧餓不苟

杜司徒常言處世無立敵。范僕射常言丈夫中年能損嗜欲。未有不貴達者。

陳子云。代宗時有術士曰唐若山。餌芝朮。嚥氣導引。壽不逾八十。郭尚父立勳業。出入將相。窮奢極侈。壽鄰九十。

興元中有僧曰法欽。以其道高居徑山。時人謂之徑山長者。房孺復之爲杭州也。方欲決重獄。因詣欽以理求之。曰今有犯禁且獄成於至人。活之與殺之孰是。欽曰。活之則慈悲。殺之則解脫。

陳子曰。衞公之戰伐。無兵也。杜員外詠歌。無詩也。張長史草聖。無書也。

太宗止一樹下。頗嘉之。宇文士及從而頌美之。不容於口。帝正色曰。魏徵常勸我遠佞人。我不悟佞人爲誰。意疑汝而未明也。今乃果然。士及叩頭謝曰。南衙羣官。面折廷爭。陛下常不能舉首。今臣幸在左右。若不少順從。陛下雖貴爲天子。亦何聊乎。意復解。

武衞將軍秦叔寶晚年常多疾病。每謂人曰。吾少長戎馬。經百餘戰。計前後出血不啻數斛。何能無疾乎。

太宗將致櫻桃於鄱公。（原註）隋後封爲鄱公。稱奉則似尊。言賜又似卑。乃問之虞監。監曰。昔梁帝遺齊巴陵王稱餉。遂從之。

太宗之征遼也。作飛梯臨其城。有應募爲梯首者。城中矢射如雨。竟爲先登。英公指謂中書舍人許敬宗曰。此人豈不大健。敬宗曰。健卽大健。要是未解思量。帝聞特罷之。

司稼卿梁孝仁。高宗時造蓬萊宮。諸庭院列樹白楊。將軍契苾何力鐵勒之渠率也。於宮中縱觀。孝仁指白楊曰。此木易長。三數年間。宮中可蔭影。何力一無所應。但誦古人詩云。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意此

是冢墓木。非宮室所宜種。孝仁遂令拔去。更種梧桐。

昆明池者。漢武帝所置。蒲魚之利。京師賴之。中宗朝。安樂公主請之。帝曰。前代以來。不以與人。此則不可。主不悅。因役人徒別鑿號曰定昆池。既成。中宗往觀。令公卿賦詩。李黃門日知詩曰。但願暫思居者逸。無使時傳作者勞。及睿宗卽位。謂之曰。當時朕亦不敢言。非卿忠正。何能若是。尋遷侍中。

魏徵陳古今理體。言太平可致。太宗納其言。封德彝難之曰。三代以後。人漸澆訛。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皆欲理而不能。豈能理而不欲。徵書生。若信其虛論。必亂國家。徵語之曰。五帝三王。不易人而理。行帝道則帝。行王道則王。在其所化而已。考之載籍。可得而知。昔黃帝雖與蚩尤戰。既勝之後。便致太平。四夷亂德。顓頊征之。既克之後。不失其理。桀爲亂德。湯放之。紂無道。武王伐之。而俱致太平。若言人漸澆訛。不返樸素。至今應爲鬼魅。寧可得而教化耶。德彝無以難之。徵薨。太宗御製碑文。幷御書。後爲人所讒。敕令踣之。及征遼不如意。深自悔恨。乃曰。魏徵若在。不使我有此舉也。既渡馳驛以少牢祭之。復立碑焉。

太宗嘗臨軒。謂侍臣曰。朕非不能恣情爲樂。常每勵心苦節。卑宮菲食者。正爲蒼生爾。我爲人主。兼行將相事。豈不是奪公等名。昔漢高得蕭曹韓彭。天下甯。宴舜禹殷周。得稷契伊呂。四海乂安。此事朕並兼用之。給事中張行成諫曰。有隋失道。天下沸騰。陛下撥亂反正。拯生人於塗炭。何禹湯所能擬。陛下聖德含光。規模宏遠。雖文武之烈。實無以加。何用臨朝對衆。與之校量。將謂天下已定。不藉其力。復以萬乘至尊。與臣下爭功。臣備員近樞。非敢知獻替事。輒陳狂直。伏待誅醢。太宗深納之。俄遷侍中。

高宗朝。晉州地震。雄雄有聲。經旬不止。高宗以問張行成。行成對曰。陛下本封於晉。今晉州地震。不有徵

應豈使然哉。夫地陰也。宜安靜而乃屢動。自古禍生宮掖。嬖起宗親者。非一朝一夕。或恐諸王公主。謁見頻煩。乘間伺隙。復恐女謁用事。臣下陰謀。陛下宜深思慮。兼修德以杜未萌。高宗深納之。

則天以武承嗣爲左丞相。李昭德奏曰。不知陛下委承嗣重權。何也。則天曰。我子姪。委以心腹耳。昭德曰。若以姑姪之親。何如父子。何如母子。則天曰。不如也。昭德曰。父子母子。尚有逼奪。何諸姑所能容。使其有便可乘。寶位其能安乎。陛下之子。受何福慶。而委重權於姪手。事之去矣。則天懼曰。我未思也。卽日罷承嗣政事。

太宗射猛獸於苑內。有羣豕突出林中。太宗引弓射之。四發殪四豕。有一雄豕直來衝馬。吏部尚書唐儉下馬搏之。太宗拔劍斷豕。顧而笑曰。天策長史不見上將擊賊耶。何懼之甚。儉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理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太宗善之。因命罷獵。

太宗言尚書令史多受賂者。乃密遣左右以物遺之。司門令史果受絹一匹。太宗將殺之。裴矩諫曰。陛下以物試之。遽行極法。誘人陷罪。非道德齊禮之義。乃免。

張元素貞觀初太宗聞其名。召見訪以理道。元素曰。臣觀自古以來。未有如隋至喪亂之甚。豈非其君自專。其法日亂。向使君虛受於上。臣弼違於下。豈至於此。且萬乘之主。欲使自專庶務。日斷十事。而有五條不中者。何況萬務乎。以日繼月。以至累年。乖謬既多。不亡何待。陛下若近鑒危亡。日愼一日。堯舜之道。何以加之。太宗深納之。

太宗幸九成宮還京。有宮人慤漳川縣官舍。俄而李靖王珪至縣。官移宮人於別所。而舍靖珪。太宗聞之。

怒曰。威福豈由靖等。何爲禮靖等而輕我宮人。卽令按驗漳川官屬。魏徵諫曰。靖等陛下心膂大臣。宮人皇后賤隸。論其委任事理不同。又靖等出外。官吏訪闕廷法式。朝覲陛下。問人疾苦。靖等自當與官吏相見。官吏不可不謁。至於宮人。供養之外。不合參承。若以此罪。恐不益德音。駭天下耳目。太宗曰。公言是。遂捨不問。

谷那律貞觀中爲諫議大夫。褚遂良呼爲九經庫。永徽中。嘗從獵。途中遇雨。高宗問油衣若爲得不漏。對曰。能以瓦爲之不漏也。意不爲畋獵。高宗賞焉。賜帛二百匹。

武德初。萬年縣法曹孫伏伽三上表以事諫。其一曰。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天下。凡曰蒐狩。須順四時。陛下卽位之明日。有獻鷂雛者。此乃前朝之弊風。少年之事務。何意今日行之。又聞相國參軍盧牟子獻琵琶。長安縣丞張安道獻弓箭。並蒙賞賚。但普天之下。率土之濱。莫非王臣。陛下有所欲。何求不得。豈少此物乎。其二曰。百戲散樂。本非正聲。此謂淫風。不可不改。其三曰。太子諸王左右羣寮。不可不擇。願陛下納選賢才以爲寮友。則克安磐石。永固維城矣。高祖覽之悅。賜帛百匹。遂拜爲侍御史。

武德四年。王世充平。後其行臺僕射蘇世長以漢南歸順。高祖責其後服。世長稽首曰。自古帝王受命。爲逐鹿之喻。一人得之。萬夫斂手。豈有獵鹿之後。忿同獵之徒。問爭肉之罪也。高祖與之有舊。遂笑而釋之。後從獵於高陵。是日大獲。陳禽於旌門。高祖顧謂羣臣曰。今日畋樂乎。世長對曰。陛下廢萬幾事畋獵。不滿十旬。未爲大樂。高祖色變。既而笑曰。狂態發耶。對曰。爲臣私計則狂。爲陛下國計則忠矣。嘗侍宴披香殿。酒酣。奏曰。此殿隋煬帝之所作耶。何雕麗之若是也。高祖曰。卿好諫似直。其心實詐。豈不知此殿是吾

所造。何須詭疑是煬帝。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傾宮鹿臺琉璃之瓦。並非帝王節用之所爲也。若是陛下所造。誠非所宜。臣昔在武功。幸當陪侍。見陛下宅宇纔蔽風霜。當此時亦以爲足。今內隋之侈人不堪命。數歸有道。而陛下得之。實謂懲其奢淫。不忘儉約。今於隋宮之內。又加雕飾。欲撥其亂。甯可得乎。高祖每優容之。前後匡諫諷刺多所宏益。

張元素爲給事中。貞觀初修洛陽宮以備巡幸。上書極諫。太宗善之。賜綵三百匹。魏徵歎曰。張公論事。遂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太宗將幸九成宮。馬周上疏諫曰。伏見明敕以二月二日幸九成宮。臣竊惟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侍膳。晨昏起居。今所幸宮去京三百餘里。鑾輿動輒。俄經旬日。非可朝發暮至。脫上皇或思感。欲即見陛下者。將何速之。且車駕今行。本意避暑。則上皇尚留熱處。而陛下自逐涼處。溫凊之道。臣切不安。太宗稱善。

房元齡與高士廉偕行。遇少府少監竇德素。問之曰。北門近來有何營造。德素以聞。太宗謂元齡士廉曰。卿但知南衙事。我北門小小營造。何妨卿事。元齡等拜謝。魏徵進曰。臣不解陛下責。亦不解元齡等謝。既任大臣。卽陛下股肱耳目。所營造何容不知。責其訪問官司。臣所不解。陛下所爲若是。當助陛下成之。所爲若非。當奏罷之。此乃事君之道。元齡等所問無罪。而陛下責之。元齡等不識所守。臣實不喻。太宗深納之。

總章中。高宗將幸涼州。時隴右虛耗。議者以爲非便。高宗聞之。召五品以上謂曰。帝王五載一巡狩。羣后

四朝。此蓋常禮。朕欲暫幸涼州。乃聞中外咸謂非宜。宰臣以下。莫有對者。詳刑大夫來公敏進曰。陛下巡幸涼州。宜王略。求之故實。未虛令典。但隨時度事。臣下竊有所疑。高麗雖平。餘寇尚梗。西道經略。兵猶未停。且隴右諸州。人戶少寡。供待車駕。備擬稍闕。臣聞中外實有竊議。高宗曰。既有此言。我止度隴。存問故老。蒐狩卽還。遂下詔停西幸。權公敏爲黃門侍郎。

德宗旣貶盧杞。然常思之。後欲稍遷朝臣。恐懼皆有諫疏。上問李泌公曰。盧杞何處姦邪。對曰。陛下不知此所以爲姦邪也。

馬司徒之孫始生。德宗名之曰繼祖。笑曰。此有二意。謂以索繫祖也。

陸長源以舊德爲宣武行軍司馬。韓愈爲巡官。或譏年輩相懸。周愿曰。大蟲老鼠。俱爲十二相屬。何怪之有。旬日傳於長安中。

高貞公郢爲中書舍人九年。家無制草。或曰。前輩有制集。焚之何也。答曰。王言不可存於私家。

高貞公致仕制云。以年致政。抑有前聞。近代寡廉。罕由斯道。是時杜司徒年過七十。無意請老。裴晉公爲舍人。以此譏之。憲宗忽問京兆尹幾員。李相吉甫對曰。京兆三員。一員大尹。二員少尹。人以爲善對。

衢州人余長安父叔二人。爲同郡方金所殺。長安八歲自誓。十七乃復讎。大理斷死。刺史元錫奏余氏一家遭橫死者實二平人。蒙顯戮者乃一孝子。引公羊傳父不受誅子得復讎之義。時裴垍爲宰相。李刑部鄘爲有司。事竟不行。老儒薛伯高遺錫書。大司寇是俗吏。執政柄乃小生。余氏子宜其死矣。

憲宗問趙相宗儒曰。人言卿在荊門。毬場草生。何也。對曰。罪誠有之。雖然。草生不妨毬子。上爲之笑。

鄭陽武絪常言欲爲易比以三百八十四爻各比人事又云仁義之有莊周猶禪律之有維摩詰欲圖畫之未能也

王相涯注太元常取以卜自言所中多於易筮

高貞公之子定通王氏易爲圖合八出以畫八卦上圓下方合則爲重轉則爲演七轉爲六十四卦六甲八節備焉著外傳二十二篇定小字董二時人多以小字稱初年七歲讀尚書至湯誓問父曰奈何以臣伐君父答曰應天順人又問曰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豈是順人父不能答年二十三爲京兆府參軍卒

李直方嘗第果實若貢士者以綠李爲首楞梨爲二櫻桃爲三柑爲四蒲桃爲五或薦荔枝曰寄舉之首又問栗如之何曰最有實事不出八九始范曄以諸香品時輩侯味虛撰百官本草皆此類也

宋濟老於詞場舉止可笑嘗試賦語失官韻乃撫膺曰宋五又坦率矣因此大著後禮部上甲乙名德宗先問宋五坦率否

伊愼每求族望以嫁子李長榮則求時名以嫁子皆自署爲判官奏言臣不敢學交質罔上德宗從之

李德裕太尉未出學院盛有詞藻而不樂應舉吉甫相俾親表勉之衞公曰好驢馬不入行由是以品子敍官也

李吉甫爲相以武相元衡同列事多不叶每退公詞色不懌掌武啓白曰此出之何難乃請修狄梁公廟於是武相漸求出鎭智計已聞於早成矣

高祖時嚴甘羅武功人剽刼爲吏所拘上謂曰汝何爲作賊對曰饑寒交切所以爲盜上曰吾爲汝君使汝窮乏吾之罪也赦之

太宗親錄囚徒死者二百九十人令來年秋就刑及期畢至悉原之

岑文本謂人曰吾見馬周論事多矣援引事類揚搉古今舉要刪蕪會文切理一字不可加亦不可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昔之蘇張終賈正應爾耳案此條宜列言語原書分門未當多有類此

姚崇引宋璟爲御史中丞頃之入相宋善守法故能持天下之政姚善應變故能成天下之務二人執性不同同歸於道協心翼贊以致於治

姚元之牧荊州受代日民吏泣擁遮道不使去馬鞭鐙民皆藏留之上聞賜詔褒之

元宗宴蕃客唐崇勾當音聲先述國家盛德次序朝廷歡娛又贊揚四方慕義言甚明辨上極歡崇因長入人訐小客求教坊判官久之未敢奏一日過崇曰今日崔公甚蜆斗欲爲弟奏請沈吟未敢崇謂小客有所欲乃贈絹兩束後數日上憑小客肩行永巷中小客曰臣請奏事上乃推去之問曰何事對曰臣所奏坊中事耳小客方言唐崇上遽曰欲得教坊判官也小客蹈舞曰眞聖明未奏即知上曰前宴蕃客日崇辭氣分明我固賞之判官何慮不得汝出報令明日元武門來小客歸以語崇崇蹈舞懽躍上密敕北軍曰唐崇來可馳馬踐殺之明日不果殺乃敕教坊使范安及曰唐崇何等敢干請小客奏事可決杖遞出五百里外小客更不須令來散樂呼天子爲崔公以歡爲蜆斗以每日在至尊左右爲長入

顏魯公眞卿爲監察御史。充河西隴右軍試覆屯交兵馬使。五原有冤獄決乃雨。郡人呼御史雨。元宗御勤政樓大酺。縱士庶觀看百戲。人物嗔咽。金吾衞士指遏不得。上謂力士曰。吾以海內豐稔。四方無事。故盛爲宴樂。與萬姓同歡。不謂衆人喧鬧若此。汝有何計止之。力士曰。臣不能止也。請召嚴安之處分打場。以臣所見。必有可觀。上從之。安之周行廣場。以手板畫地示衆曰。踰此者必死。是以終日酺宴。咸指其畫。曰嚴公界境。無人敢犯者。

元宗所幸美人。忽中夜夢見人召去。縱酒密會。極歡盡意。醉厭而歸。覺來流汗倦怠。忽忽不樂。因言於上。上曰。此術人所爲也。汝若復往。但隨時以物記之。必驗。其夕熟寐。飄然又往。美人半醉。見石硯在前。席密以手文印於曲房屏風上。寤而具啓。上乃潛令人詣宮觀求之。果於東明觀中得其屏風。手文尙在。所居道流已潛遁矣。

開元中。山東蝗。姚元崇奏請遣使分捕。上曰。蝗蟲天災也。由朕不德而致焉。卿請捕之。無乃違天乎。崇曰。大田之詩。秉畀炎火。者捕蝗之術也。古人行之於前。陛下用之於後。行之所以安農除害。國之大事也。陛下熟思之。上曰。事既古用。可救時朕之心也。遂行之。是時中外咸以爲不可。上謂左右曰。與賢相討論已定。捕蝗之事。敢議者死。自是所司結奏捕蝗十分去四。

進士王如泚者。妻公以伎術供奉。元宗欲與改官。拜謝而請曰。臣女壻王如泚見應進士舉。伏望聖恩回授乞一及第。上許之。宣付禮部。宜與及第。侍郎李暐以諂執政。右相曰。王如泚文章堪及第否。暐曰。與亦得。右相曰。若爾。未可與之。明經進士。國家取材之地。若聖恩優異。差可與官。今以及第與之。將何以觀材

卽令奏聞、居二日、如泚資朋讌賀、車騎盈門、忽中書門下牒禮部、王如泚可依例考試、聞之罔然自失、張九齡累歷刑獄之司、無不察每有公事肯吏未敢訊劾先稟於九齡召囚而訊曲直口占案牘無輕重皆引服、

張延賞爲河南尹、官吏有過、未曾屈辱、所犯旣頻、不可容者、但謝遣之、先自下拜、立與之辭、卽令郡官祖送、由是寮屬敬憚、各修飭、河南大治、

德宗時、李納陸梁上表、欲進錢五百萬、上怒謂丞相曰、朕豈藉進奉、崔文公曰、陛下欲知眞僞不難、但詔納便以回賜三軍、卽其情露矣、納若遵詔、是陛下恩給三軍、納若不從、是其樹怨於軍中也、上曰、賜之何名、祐甫曰、兩河用軍已來、天平功居多、朝廷未及優賞、上以爲然、詔至、納慙恚、構疾而終、

廣德二年春三月、敕工部侍郎李栖筠、京兆少尹崔洹、拆公主水碾磑十所、通白渠支渠、溉公私田、歲收稻二百萬斛、京城賴之、常年命官、皆不果敢、二人不避強禦、故用之、

閻伯璵袁州刺史、時征役繁重、袁州特爲殘破、伯璵專以惠化招撫、逃亡皆復、鄰境慕德、襁負而來、數年之間、漁商闐湊、州境大理、及改撫州、百姓相率而隨之、伯璵未行、或已有先發、伯璵於所在江津見航問之、皆云從袁州來、隨使君往撫州、前後相繼、吏不能止、其見愛如此、到職一年、撫州復治、代宗聞之、徵拜戶部侍郎、未至卒、

李封爲延陵令、吏人有罪、不加杖罰、但令裹碧頭巾以辱之、隨所犯輕重、以日數爲等級、日滿乃釋、吳人著此服出入州鄉、以爲大恥、皆相勸勵、無敢犯、賦稅常先諸縣、旣去官、竟不捶一人、

劉晏爲諸道鹽鐵轉運使。時軍旅未寧。西蕃入寇。國用空竭。始於揚州轉運。船每以十隻爲一綱。載江南穀麥。自淮泗入汴。抵河陰。每船載一千石。揚州造軍將押至河陰之門。塡闕一千石。轉相受給。達太倉。十運無失。卽授優勞官。汴水至黃河迅急。將吏典主數運之後。無不髮白者。晏初議造船。每一船用錢百萬。或曰。今國用方乏。宜減其費。五十萬猶多矣。晏曰。不然。大國不可以小道理。凡所創置。須謀經久。船場既興。卽其間執事者非一。嘗有贏餘及衆人。使私用無窮。卽官物堅固。若始謀便朘削。安能長久。數十年後。必有以物料太豐減之者。減半猶可也。若復減。則不能用。船場既隳。國計亦圮矣。乃置十場於揚子縣。專知官十人。競自營辦。後五十餘歲。果有計其餘減五百千者。是時猶可給。至咸通末。院官杜侍御又以一千石船分造五百石船兩舸。用木廉薄。又執事人吳堯卿爲揚子縣官。變鹽鐵之制。令商人納榷。隨所送物料。皆計折納。勘每船板釘灰油炭多少而給之。物復賸長。軍將十家。卽時委弊。

韓晉公鎭淛西。地痛行捶撻。人皆股慄。時德宗幸梁。許衆心遽惑。公控領十五部。人不動搖。而徧懲里胥。或有詰者。云里胥耳。〔原註〕蓋或問其故。而云答之之語也。擒賊不獲。懼死而逃。哨聚其類。曰。我輩進退皆死。何如死中求生乎。乃撓村刦縣。浸蔓滋多。且里胥者。皆鄉縣豪吏。族系相依。杖煞一番老而狡黠者。其後補署悉用年少。惜身保家。不敢爲惡矣。今上在外。不欲更有小寇。以撓上心。其旨如此。其里胥不杖死者。必恐爲亂。乃置淛東營吏。俾掌軍籍。衣以紫服。皆樂爲之。潛除酋豪。人不覺也。又痛斷屠牛者。皆暴尸連日。謂人曰。草賊非屠牛釃酒不成結構之計。深其罪所以絕其謀耳。當此際。賊皆失圖。

德宗躬親庶政。中外除授。皆自攬。監察裏行淛東觀察判官趙傪特授高陵縣令。裴尚書武亦自鄜坊監

宰樸陽。二人同制。後數日因遊苑中。有執役者。上問何處人。云是高陵百姓。上曰。汝是高陵人也。我近爲汝揀得一好長官。知否。儉貞元六年進士及第。又制策登科。

韋皐薨。行軍司馬劉闢知留後。率將士逼監軍使。請奏命闢爲帥。以徇軍情。旋舉兵扼鹿頭關下蜀。蜀帥李康棄走。上敕宰臣選將討伐。杜黃裳曰。保義節度使劉邕。武成節度使高崇文。皆剛毅忠勇。可用。上曰。二人誰爲優。黃裳曰。劉邕自涿州拔城歸闕。扶老攜幼。萬人就路。飲食舒慘。與衆共之。居不設樂。動拘法令。峻嚴肅。人望而畏。付以專征。必著勳績。（原註）邕。濟之弟。濟繼怦鎮幽州。邕在瀛州刺史。與濟有隙。濟欲害之。母氏潛報邕。邕乃誓拔所部歸闕。不由驛路而行。秋毫不犯。朝廷優遇。乃割鳳翔府普潤麟遊等縣。爲行秦州。以普潤爲理所。保義爲軍號。拜邕行秦州刺史。充保義軍節度使。所領將十營於此。邕鎮普潤七年。後鎮涇原。上曰。卿選劉邕。甚得其人。然卿慮亦未盡。邕馭衆嚴肅。固是良將。性本倔強。與濟不叶。危急歸命。河朔氣度尚在。常聞鬱鬱扼腕。恨不得名藩。應有深意。若征伐有功。須令鎮西川。以爲寵。況全蜀重地。數十年間。碩德名臣。方可寄任。邕生長幽燕。只知盧龍節制。不識朝廷憲章。向者幽蘇幕吏。杖殺縣令。皆河朔規矩。我亦爲之容貸。若使鎮西川。是自掇心腹疾。不如崇文久將親軍。寬和得衆。用兵沈審。乃命爲西川行營節度使。崇文下劍門。長子曰暉。不當矢石。特斬之以勵師。次綿州。斬磽州節度使李康。疏擠離征鎮。不爲拒敵。（原註）當時議者云。康任懷州刺史。收殺武陟尉。卽崇文判官宋君平之父。崇文乘此事爲之報。入成都日。有若閒暇。命節級將吏。凡軍府事無巨細。一取韋皐故事。一應爲闢脅從者。但自首並不問。韋皐參佐房式韋乾度。獨孤密。符載。郤士美。（原註）本名犯文宗廟諱。皆卽論薦館驛。巡

官沈衍段文昌鬬迫令刺按禮同上介亦接諸公後謁崇文謂文昌曰公必爲將相未敢奉薦叱起沈衍令梟首於驛門外舉酒與諸公盡歡俳優請爲劉鬬責賈戲崇文曰鬬是大臣謀反非鼠竊狗盜國家自有刑法安得下人輒爲戲弄杖優者皆令戍邊（原註）房式除給事中韋乾度兵部郎中獨孤密除起居郎郄士美除太常博士符載除祕書郎並未到謁而命下劉鬬就擒得侍妾二人皆殊色監軍使請進上崇文曰謬當重寄初收大藩且要境內肅清萬姓復業以寬聖慮進美婦人作狐魅天子意崇文此生不爲也遽命配繇處將校（原註）上聞之語內臣曰崇文得殊色不進來又不自留是忠直也是田舍人也三年爲蜀帥惠化大行不事威儀禮賢接士身與子弟車服玩用無金玉之飾一朝謂監軍從事曰崇文河北一健兒偶然際會累立戰功國家酬奬亦極矣西川是宰相迴翔地崇文叨居已久豈宜自安但得爲節制邊鎮死於王事誠願足矣乃陳讓請邠寧以至於卒

憲宗寬仁大度不妄喜怒便殿與宰臣論政事容貌恭肅延英入閤未嘗不以天下憂樂爲意四方進女樂皆不納嘗左右曰嬪御已多一旬之中資費盈萬豈可更剝膚取髓強娛耳目其儉德憂民如此

吳元濟亂淮西以宰相裴度爲元帥召對於內殿曰蔡賊稱兵昨晚擇帥甚難天子用將帥如造大船以越滄海其功既多其成也大一日萬里無所不留若乘一葦而蹈洪流即其功也寡其覆也速朕今託卿以摧狂寇可謂一日萬里矣度曰臣雖不才敢以死効命因泣下霑衿上亦爲之動容

憲宗時權長孺知鹽福建院贓敗有司上其獄崔相羣救曰此德輿族子上曰德輿不合有子弟犯贓使德輿自犯朕且不赦後知其母老免死杖一百流康州

宦平鄭相之銓衡也。選人相賀。得其入銓。劉禹錫弟某爲鄭銓注潮州尉。一唱唯唯而出。鄭呼之却迴。鄭曰。如此所試場中無五六人。一唱便受。亦無五六人。此而不奬。何以銓衡。公要何官。去家穩便。曰家住常州。乃注武進縣尉。選人翕然畏而愛之。及後作相。選官又稱第一。宜其有後於魯也。

又陳諷張復元各注畿縣尉。請換縣。允之。既而張却請不換。鄭牓子引張纔入門。報已定不可改。時人服之。

相國晉公裴度出鎭興元。因入覲。值范陽節度使朱克融。因春衣使奏曰。使者傲賜衣惡。軍士皆無衣。兼請之。又聞車駕幸東都。請以丁匠五千先理宮寢。敬宗召公問。公對曰。克融兇駿者。此將滅之徵也。欲挫之。則曰所遣工役。當令供帑速行也。若欲緩之。則發一詔曰。聞中官慢易俟歸當痛責之。春服所司之制。我已罪之也。灞洛之幸。職司所供。固不煩士卒也。三軍請衣。吾無所愛。但非徵役例。克融却出使宴賂命回。乃賫瑞寶以獻。不數月。克融果死。

李衞公鎭浙西。甘露僧知主事者。訴交代。常住什物。爲前主僧隱沒金若干兩。引證前數年。皆遞相交割傳領。文籍分明。且初上之時。交領分兩既明。交割之日。不見其金。引慮之際。公疑其未盡。徵以意揣之。僧乃曰。居寺者樂於知事。前後主之者。積年以來。空交分兩文書。其實無金矣。羣僧以某孤立。不雜輩流。欲由此擠之。因流涕言其冤狀。公曰。此非難也。俛仰之間。曰吾得之矣。乃立召兜子數乘。命關連僧入對事。咸遣坐檐子。下簾指揮。門下不令相對。命取黃泥各令模交付下次。金樣以憑證據。僧既不知形狀。竟模不成。數輩等皆伏罪。

寶歷中亳州云出聖水服之愈宿疾亦無一差者自洛已來及江西數十郡人爭施金貸之衣服以飲焉獲利千萬人轉相惑李德裕在浙西命于大市集人置釜取其水設司取猪肉五斤煮云若聖水也肉當如故遂巡熟爛自此人心稍定妖者尋而敗露

敬宗時吏部郎韋顗宰相忠貞公見素之孫大歷中刑部員外郎襲靈昌公益之子孝友貞重未弁角繼踵大覺成長謝事終身抱戚及釋褐命服裹衣不釋絹素博覽羣書不爲諷詠嗜學彊記自筮仕至夕拜秉筆記錄不暫廢輟士流出身內外揚歷行能所立其材何適必廣詢搜載於別錄武臣謀將毅勇忠廉可將千人可將萬人可攻可守無不博記其姓名州縣征賦重輕物產繁闕凋殘富庶風俗里路山川險易兵甲強弱無不備詳山澤利害國用經費凡曰能吏與之較量濟物澤人除苛靜理之術蔚爲吏師外國所習邊疆控扼曾經歷者無不與之論洞曉天之數術陰陽易象四方災沴朝廷休寧無不先知丞相裴公垍韋公貫之李公絳崔公羣蕭公俛皆布衣舊繼登台衮每有朝廷重事廟謀未決者必資於韋公及敷奏施行咸稱折中或尹京推鎮銜命難理之邦金屬未之定案此句疑有脫誤其人咨於韋韋曰某寬和通簡某剛勁峻急某卹物利人某殘刻執滯某明於辨博某練達刑書某可以任繁劇某可以輯凋瘵裨贊朝略未嘗有私性沈厚容納進退情理而士大夫親昵交友莫能知者五丞相敬服以爲龜鏡相顧而歎曰吾輩五人智慮自昏及曉籌度事不逮韋公欬唾之間房杜姚宋相業著於簡書吾恨不得親承規矩韋公之才但恐房杜姚宋不相遠也

劉桂州栖楚爲京兆尹號令嚴明誅罰不避權勢先是京城惡少及屠沽商販多繫名諸軍干犯府縣法

令有罪卽逃入軍中無由追捕劉公爲尹一皆窮治有匿軍中名目自稱百姓者罪之坊市姦偸宿猾屏跡嘗有儒生入市市內有一軍人乘醉誤突生驢過旁諸少年譟曰癡男子尙敢近衣冠也與屬吏言不傷氣未嘗叱責一官人常謂府縣官曰諸公各自了本分公事晴天美景恣意遊賞勿致拘束

權實子範爲殿中侍御史知巡有小吏從市求取事發笞十數他日復有如此者白於臺長杖背十五同列疑其罪同罰異權對曰前吏所取者名屬左軍臺之威令不振久矣百司尙有不稟奉者況憑禁軍之勢耶彼受賄於此輩猶是抑豪強可以矜減後吏則挾臺之威以恐百姓杖背猶爲至輕張傑夫前自襄州從事至京失馬臺中三院多親友爲求馬價同列或有却不肯署字權獨先署謂衆曰某向不與張熟但聞其在窮喪馬正當求祿求知之際不可使徒行且一千何足爲輕重

開成中李石作相兼度支一日早朝中箭遂出鎭江陵自此詔宰相坐檐子出入令金吾以三千人宿直李衞公復相判云在具瞻之地自有國容居無事之時何勞武備所送並停（原註）李衞公初入相是大和七年居李石之前衞兵不因李事記之者有誤

武宗將賜杜悰之子無逸衣所司條列其目衫色奉進上曰不可賜白衣又其年幼未有官不可假以服色但賜青衣無衫可也

會昌中晉陽令狄惟謙梁公之後善爲政州境亢陽涉春夏數百里水泉耗竭禱於晉祠者數旬無應有女巫郭者攻符術厭勝之道有監軍攜至京師因緣出入宮掖其後歸遂號天師天既久不雨境內莫知所爲皆曰若得天師至晉祠則旱不足憂矣惟謙請於主帥曰災厲流行甿庶焦灼若非天師一救萬姓

恐無聊生。於是主帥親自爲請。巫者許之。惟謙具幡蓋。迎自私室。躬爲控馬。既至祠所。盛設供帳飲饌。自旦及夕。立於庭下。如此者兩日。語惟謙曰。爲爾飛符於上帝請雨。三日雨富足矣。觀者雲集。三夕雨不降。又曰。此土災沴。亦由縣令無德。爲爾再請七日當有雨。惟謙引罪於己。奉之愈恭。及期又無應。郭乃驟索馬入州宅。惟謙曰。天師已爲百姓此來。更乞祈禱。勃然怒罵曰。庸瑣官人不知禮。天時未肯下雨。留我復奚爲。惟謙謝曰。明日排比相送。遲明郭將歸。肴醴一無所設。惟謙坐於堂上。大怒曰。左道女子。妖惑日久。當須斃此。焉敢言歸。叱左右曳於神堂前。杖背二十。投於潭水。祠後有山極高。遂令設席焚香。端笏立於其上。闔縣駭云。長官打殺天師。馳走者紛紜。祠上忽有雲如車蓋。覆惟謙。逡巡四合。雷震數聲。甘澤大澍數尺。於是士民自山頂擁惟謙而下。州將初責以專殺。巫者既而嘉其精誠有感。與監軍表言其事。制書褒曰。狄惟謙劇邑良才。忠臣華胄。覩此天厲。將殫下民。當請禱於晉祠。類投巫於鄴縣。曝山椒之畏景。事等焚軀。起天際之油雲。法同剪爪。遂使旱風潛息。甘澤施流。昊天猶鑒於克誠。余志豈忘於褒善。特頒朱紱。俾耀銅章。勿替令名。更昭殊績。賜章服幷錢五十萬。後歷絳隰二州刺史。所治皆有名稱。

盧元公鈞鎮北都。推官李璋幕中飲酒醉。決主酒軍職衙前虞候。明日元公出赴行香。其徒百八十人。橫街見公。論無小推巡決。得衙前虞候例。元公命收禁責狀。至衙命李推官所決者。更決配外鎮。其餘虞候各罰金。內外不測。璋惶恐。衣公服求見。公問何事公服。請十郎袴衫麻鞋相見。璋欲引咎。公語皆不及。臨去曰。十郎不決衙前虞候。只決所由。假使錯誤。亦不可縱。況太原邊鎮。無故二百虞候橫攔節度使。須當挫之。璋後爲尚書右丞。

盧公鎮太原。同日補左右都押衙。其牒置案前塔上。補右者先自探之。展見右字。却摺於塔上。退身致詞云。在軍門幾十年。前後主辦。未嘗敗績。伏蒙右補。情有嫌鬱。謹未敢受。公曰。君近前。君知軍中無年勞。知有拔卒爲將否。君不同蔡襲有功朝廷。合議超寵。其人未遜。公復召前。并排衙大校悉前。曰君快恨右補都衙軍。不見盧鈞耶。軍中見節使自呼姓名。皆悚然。盧鈞進士出身。歷中外五十年。豈不消中書一頓飯。臨年暮齒。亦是得一褒香紙合如何。於是牙中感泣。領拜謝而去。蔡受左都押衙。即日表薦爲上將軍。尋建幢節。鎮湖南。

武宗好神仙。道士趙歸眞者。出入禁中。自言數百歲。上頗敬之。與道士劉元靖力排釋士。上惑其說。遂有廢寺之詔。宣宗即位。流歸眞於嶺南。鬻元靖於市。

宣宗性至孝。奉養鄭太后於大明宮。不爲別宮。舅鄭光爲平盧河中兩鎮節度使。大中七年。自河中來朝。上詢其政事。光不知文字。對皆鄙俚。上命留光奉朝謁。后以光生計爲憂。乃厚賜金帛。不復更委方鎮。宣宗微行至德觀。有女道士盛服濃粧者。赫怒歸宮。立召左街功德使宋叔康。令盡逐去。別選男子二人。住持其觀。

武宗於大明築望仙臺。其勢中天。宣宗即位。殺道士趙歸眞。而罷望仙臺。院大中八年。復命葺之。右補闕陳嘏已下。面論其事。立罷之。以其院爲文思院。

宣宗能納諫。李瑤（除嶺南節度。已命中使頒旄節矣。給事中蕭倣封還詔書。上正聽樂不暇。別差中使謂伶人曰。汝可就李瑤宅却喚使來。旄節及瑤門而返。劉瞻自鄭州刺史除桂州觀察。右諫議大夫鄭裔綽

上疏言不可。中使至鄭賜告身已數日。亦命追還。

宣宗命相。一出於己。嘗詔樞密院兵部侍郎判度支蕭鄴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仰指揮學士院降麻處分。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以鄴先判度支。再審聖旨。未審下落。抑或仍舊。上疑左右黨蕭。乃詔翰林院戶部侍郎判戶部事崔愼由可工部尚書平章事。落下判戶部。

故事京兆尹在私第。但奇日入府。偶日入遞院。崔郾爲京兆尹。囚徒逸獄。始命造京兆尹廨宅。京兆尹不得離府。宣宗以崔罕郾併敗官。而召翰林學士韋澳授之。便令赴任。上賜度支錢二萬貫。令造府宅。澳公正方嚴。吏不敢欺。委長安縣尉李信主其事。造成廨宇。極一時壯麗。尚有羨緡。却進。澳連書信兩上。下考。京兆府進士明經解送。設殊次平等三級。以甄行能。其後撓於權勢而不行。宣宗時。韋澳爲尹。牓曰禮部舊格。本無等第。京府解送。不當區分。今年所送省進士明經等。並以納策試前後爲定。更不分等第之限。詞科本以京兆等第爲梯級。建中二年。崔元翰崔敖崔備三人府元府副第三人。于邵知貢舉。依次放及第。蓋推崇藝實。不能易也。自文學道喪。朋黨弊興。紛競既多。澳雖憤澆弊而革之。然人亦惜其故事之廢。

牛叢任拾遺補闕五年。多論事。上密記之。後自司勳員外郎爲睦州刺史。入謝。上命至軒砌。問曰。卿頃任諫官。頗能舉職。今忽爲遠郡。得非宰臣以前事爲懲否。叢曰。新制未任刺史縣令。不得任近侍官。宰臣以是奬擢。非嫌忌也。上曰。賜紫叢謝畢。前曰。臣所衣緋衣。是刺史借服。不審陛下便賜臣紫。爲復別有進止。上遽曰。且賜緋。

上愼重名器。未嘗容易。服章之賜。一朝無濫邀者。于時李藩自司勳郎中知制誥。衣綠如故。鄭裔綽自給

事以論駁楊漢公忤旨出商州刺史始賜緋沈坰自禮部侍郎爲浙東觀察方賜紫苗恪自司勳員外郎除洛陽縣令藍衫赴任裴處權自司封郎中出河南少尹到任本府奏薦賜緋給事中崔罕駁還手詔褒之曰有不當卿能駁還職業既修朕何所慮

唐語林卷二

政事下

宣宗密召學士韋澳屏左右謂澳曰朕每與節度觀察刺史語要知所委州郡風俗物產卿採訪撰次一書進來澳卽采十道四蕃志撰成題曰處分語自寫面進雖子弟不得聞後數日薛宏宗除鄧州刺史澳有別業在南陽召宏宗餞之宏宗曰昨日中謝聖上處分當州事驚人澳訪之卽處分語中事也

宣宗獵城西及渭水見父老數十人于佛祠設齋上問之父老曰臣醴泉縣百姓本縣令李君奭有異政攷秩已滿百姓借留詣府乞未替來此祈佛上歸于御辰大書君奭名中書兩擬醴泉令上皆抹去之踰歲懷州刺史闕請用人御筆曰醴泉縣令李君奭可爲懷州刺史人莫測也君奭中謝上諭其事

宣宗厚待詞學之臣于翰林學士恩禮特異宴遊無所閒惟于遷轉皆守常法皇甫珪自吏部員外郎召入改司勳計吏員二十五箇月轉司封郎中知制誥孔溫裕自禮部員外郎改司封召入二十五箇月改司勳郎中知制誥

樂工羅程者善彈琵琶爲第一能變易新聲得幸于武宗恃恩自恣宣宗初亦召供奉程旣審上曉音律尤自刻苦往往令倚嬪御歌必爲奇巧聲動上由是得幸程一日果以眦睚殺人上大怒立命斥出付京兆他工輩以程藝天下無雙欲以動上意會幸苑中樂將作遂旁設一虛坐置琵琶于其上樂工等羅列上前連拜且泣上曰汝輩何爲也進曰羅程負陛下萬死不赦然臣輩惜程藝天下第一不得永奉陛下

以是爲恨。上曰。汝輩所惜羅程藝耳。我所重者。高祖太宗法也。卒不赦程。故事每罷左護軍由右出。罷右護軍由左出。蓋防微也。宣宗既以法馭下。每罷去。輒令自本軍出。中外不能測。宣宗雖寬仁愛人。然刻于用法。嘗曰。犯朕法。雖我子弟亦不宥。內外由是畏憚。

優人祝漢貞者。累朝供奉。滑稽善伺人意。出口爲七字語。上有指顧。遽令摹詠。捷若夙搆。尤爲帝所喜。上行幸。召漢貞前。抵掌笑談。頗言及外間事。上正色曰。我養汝輩供戲樂耳。敢干預朝政耶。遂疎之。後其子犯贓。上命杖殺。而徙漢貞于邊。

柳僕射仲郢任鹽鐵使。奉敕醫人劉集宜與一場官。集醫行閭閻間。頗通中禁。遂有此命。仲郢手疏執奏曰。劉集之藝若精。可用爲翰林醫官。其次授州府醫博士。委務銅鹽。恐不可責其課最。又場官賤品。非特敕所宜。臣未敢奉詔。宣宗御筆批。劉集與絹百匹。放東回。數日。延英對。曰。卿論劉集大好。

宣宗獵苑北。見樵者數人。因留與語。涇陽百姓。因問邑宰爲誰。曰。李行言。爲政何如。曰。性執滯。有劫賊五六人。匿軍家。取來直不肯與。盡杖殺之。上還宮。以書其名帖于殿柱上。後二年。行言領海州。中謝。上曰。曾宰涇陽否。對在涇陽二年。上曰。賜金紫。再謝。上曰。卿知著紫來由否。行言奏不知。上顧左右。取殿柱帖子來宣示。

宣宗微疾。召醫工梁新對脈。〔原註〕禁中以診脉爲對脉。數日自陳求官。不與。但每月別給錢三百緡。

高尚書少逸。爲陝州觀察使。有中使于石硤驛。怒餅餌黑。鞭驛吏見血。少逸封餅以進。中使亦自言。上怒曰。高少逸已奏來。深山中如此食。豈易得也。遂謫配恭陵。復令過陝赴洛。

宣宗賜鄭光雲陽鄠縣田皆令免稅宰臣奏不可上曰朕初不思爾卿等每爲匡救必極言毋避親戚之間人所難言苟非忠愛何以及此

鄭光宣宗之舅別墅吏頗恣橫爲里中患積歲征租不入戶部侍郎韋澳爲京兆尹擒而械繫之及延英對上曰卿禁鄭光莊吏何罪澳具奏之上曰卿擬如何處置澳曰臣欲置于法上曰鄭光甚惜如何澳曰陛下自內庭用臣爲京兆是使臣理畿甸積弊若鄭光莊吏積年爲蠹得寬重典則是朝廷之法獨行于貧下臣未敢奉詔上曰誠如此但鄭光再三于朕卿與貸法得否不然重決貸死可否澳曰臣不敢不奉詔但許臣且繫之俟徵積年稅物畢放出亦可爲懲戒上曰可也爲鄭光所稅擾鄉行法自近澳自延英出徑入府杖之徵欠租數百斛乃縱去

宣宗京兆府有厭蠱獄作符劾者郭鞏屬飛龍三牒不可取韋澳入奏之上曰郭鞏屬飛龍不錯否翌日內養押郭鞏付府

宣宗每行幸內庫以紫衣金魚朱衣銀魚三二副隨駕或半年或終年不用一副當時以得朱紫爲榮

宣宗坐朝次對官趨至必待氣息平均然後問事令狐綯進李遠爲杭州上曰我聞李遠詩云長日惟消一局棊何以臨郡對曰詩人言不足有實也仍薦廉察可任乃許之

宣宗視遠郡謝上表左右曰不足煩聖慮上曰遠郡更無非時章奏只有此謝上表安知其不有情懇乎吾不敢忽

宣宗暇日召翰林學士韋澳入上曰要與卿款曲少間出外但言論詩上乃出詩一篇有小黃門置茶牀

訖.亟屏之.乃問朕於敕使如何.澳曰.威制前朝無比.上閉目搖手曰.總未依前怕他.在卿如何.計將安出.澳既不爲之備.率意對曰.謀之於外庭.卽恐有大和事.不若就其中揀拔有才者.委以計事.上曰.此乃末策.朕行之初.擢其小者.至黃至綠至緋.皆感恩.若紫衣掛身.卽合爲一片矣.澳慙汗而退.

大中初.雲南朝貢.及西川質子.人數漸多.節度使奏請釐革.有詷人錄詔報雲南.雲南詞不遜.詞云.一人有慶.方當萬國而來朝.四海爲家.豈計十人之有費.爾後納貢不時.境上騷擾.宣宗崩.命內臣告哀.行及其國.南詔王豐祐已死.子坦綽酋龍繼立.號曰驃信.兇很悖慢.謂我國亦有喪.朝廷不賜弔問.詔書又賜故王.於是待使者禮薄.旋又累犯封疆.掠越巂.朝廷以驃信名近廟諱.復無使朝貢.不告國喪.遂絕册立弔祭使杜悰再入輔議曰.雲南向化七十餘年.瀘水之陰.弓弛甲解.諸蠻納職如編甿.撫慰懷來.不勞籌策.悰二十年間.再領西蜀.近者費用多於往年.聚蓄不得盈實.今者雖起釁端.未深爲敵.宜化以禮誼.夷狄之君.立名犯上.難爲奏聞.下詔令其改更.縱未行典册.且發使弔祭.以恩信全其國禮.詔淸平官已下.諭其君長名犯廟諱.朝廷未可便行册命.驃信必遣使謝恩.易名獻貢.若不納使臣入國城.卽遙陳祭禮.令使臣錄文幷賫贈帛以送驃信.具報淸平官已下.乃命左司郎中孟穆爲雲南弔祭宣撫册命使.已報破越巂攻邛崍關.使臣逗留數月不發.未幾.悰出鎭鳳翔.議多異同.復言未可發使.乃詔西川令遣使示朝旨.爾後連陷城邑.徵兵討逐.朝貢遂絕.

宣宗時.党項叛擾.推其由.乃邊將貪暴.利其羊馬.多欺取之.始用右諫議大夫李福爲夏州節度.刑部侍郎畢誠爲邠寧節度.大理卿裴識爲涇原節度.發日臨軒戒敕.

宣宗時浙東觀察李訥爲軍士所逐貶朗州刺史訥褊狷遇軍士不以禮遂及於難監軍使王宗景撫循無狀杖四十流恭陵自此戎臣失律監軍使皆從坐大中十二年後潘鎮繼有叛亂宣州都將康全泰逐觀察使鄭薰湖南都將石再順逐觀察使韓琮廣州都將王令寰逐節度使楊發江西都將毛鶴逐觀察使鄭憲宣宗命淮南節度使檢校左僕射平章事崔鉉兼領宣池歙三州觀察使以宋州刺史温璋爲宣州刺史以右金吾將軍蔡襲爲湖南觀察使以涇原節度使李承勛爲廣州節度使以光祿卿韋宙爲江西觀察使以鄜道兵送赴任諸州皆平

令狐公綯文公楚之子也自翰林入相最承恩澤先是宣宗詔諸州刺史秩滿不得徑赴別郡須歸朝奏對後許之任綯以隨房鄜地除一故舊徑令赴州上覽謝上表因問綯曰此人緣何得便之任對曰比近換守庶幾其便於迎送上曰朕以比來郡守因循故令至京師親問其施設優劣將行黜陟此令已行而復變之宰相可謂有權時方寒綯汗透重裘上留意郡守凡選尤難其人案此下有脫文

宣宗在位逾一紀憂勤無怠天下雖小康而間水旱又宣洪潭青廣等數郡軍亂蓋將帥失於統御而不日安輯時稱小太宗

大中已後宰相堂判無及路巖者杜尚書悰悰之弟守泗州爲龐勛所圍以孤城自全高錫望守滌州嬰城固拒而死嚴判崔雍狀云錫望守城而死已有追崇杜悰孤壘獲全尋加異獎

王尚書式僕射起之子見重於武宗嘗自薦於上稱有文武才式有武幹善用兵既平浙東徐州温璋失守朝廷以彭門頻年逐帥乃自河陽移式領河陽全軍赴任駐軍境外而緩進徐州將士自王智興後驕

橫難制。其銀刀都父子相承。每日三百人守衙。皆露刃坐於兩廊夾幕下。稍不如意。相顧笑議於飲食間。一夫號呼。衆卒相和。節度多懦怯。聞亂則後門逃去。如是且久。聞式至境。先遣衙隊三百人遠接。式衩衣坐胡牀受參。乃問其悖慢之罪。命盡斬於帳前。既而後來者莫知前者已死。又斬之。數日銀刀都數千人殆盡。徐州軍士。平居自恃吞噬。及式衣襖子半臂。曳履危坐。拱手栗縮就死。無一人敢拒者。其後親戚相訝。不能自知焉。式既視事。餘黨並遠配。郡中小安矣。式初爲京兆少尹。多從前訶者。令遠時或避之他適。京城號爲鄧子。性放率。不拘小節。長安坊中有夜欄街鋪設祠樂者。遲明未已。式過之。駐馬寓目。巫者喜奉主人杯跪獻於馬前曰。主人多福。感達官來顧。酒味稍美。敢進壽觴。式取而飲之。行百餘步。復回曰。向之酒甚惡。可更一盃。復據鞍引滿而去。其放率如此。

太宗閱醫方。見明堂圖人五臟之系。咸附於背。乃愴然曰。今律杖笞背。奈何髀背分受。乃詔不得笞背。

梁公以度支之司天下利害。郎闕求之未得。乃自職之。高宗時。司農欲以多藏餘菜賣之。以墨敕示僕射蘇良嗣。良嗣判曰。昔公儀相魯。猶拔園葵。況臨萬乘而販蔬鬻菜。上從之不行。

開元始年。上悉出金銀珠玉錦繡之物於朝堂。若山積。皆焚之。示不復御用。

姚開府凡三爲相。皆兼兵部。軍鎮道里。與騎卒之數。皆能闇計之。

郭尚書元振。始爲梓州射洪尉。徵求無厭。至掠部人賣爲奴婢者甚衆。武后聞之。使籍其家。唯有書數卷。后令問其資財所在。皆以濟人。於是奇而免之。大足年間。遷涼州都督。元振風神偉壯。善於撫禦。在涼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遺。諸蕃聞風請朝獻。唐興以來。善爲涼州者。郭居其最。

蘇頲神龍中給事中兼宏文館學士。轉中書舍人。時父瓌爲宰相。父子同掌樞密。時人榮之。屬機事填委。凡制誥皆出其手。中書令李嶠嘆曰。舍人思如泉涌。嶠所不及。後爲中書侍郎。與宋璟同知政事。璟剛正多所裁斷。頲皆順從其美。璟甚悅之。嘗謂人曰。吾與賢父子前後皆同時爲宰相。僕射長厚誠爲國器。獻可替否。罄盡臣節。頲過其父也。後罷政。拜禮部尚書而薨。及葬日。元宗遊咸宜宮。將舉獵。聞頲喪出。愴然曰。蘇頲今日葬。吾寧忍娛遊乎。遂中路還宮。

姚崇以拒太平公主爲申州刺史。元宗深德之。太平既誅。徵爲同州刺史。素與張說不叶。說諷趙彥昭彈之。元宗不納。俄校獵于渭濱。密令會于行所。謂曰。卿頗獵乎。崇對曰。此臣少所習也。臣年三十。居澤中。以呼鷹逐兔爲樂。猶不知書。張璟藏謂臣曰。君當位極人臣。無自棄也。爾來折節讀書。以至將相。臣少爲獵師。老而猶能。上大悅。與之偕爲臂鷹。遲速在手。動必稱旨。元宗歡甚。樂則割鮮。閒則咨以政事。備陳古今理亂之事上之。可行者必委曲言之。元宗心益開。聽之亹亹忘倦。軍國之務。咸訪於崇。崇罷冗職。修舊章。內外有敘。又請無赦宥。無度僧。無數遷吏。無任功臣以政。元宗悉從之。而天下大理。

李當尚書鎮南梁。境內有朝士莊產。子孫僑寓其間。而不肖者相效爲非。前牧以其各有階緣。弗克禁止。閭巷苦之。當嚴明有斷。處分覓織篾籠。召其尤者詰其家世譜第。在朝姻親。乃曰。郎君藉如是地望。作如此行止。無乃辱於存亡乎。今日所懲。賢親眷聞之必賞。老夫勉旃。遽命盛以竹籠。沈於漢江。由是其儕惕息。各務戢斂焉。

崔珏二子凶惡。節度使劉都尉判之曰。崔氏二男。荊州三害。不免行刑也。

梨園弟子有胡鴷善吹笛。尤承恩嘗犯洛陽令崔隱甫。已而走禁中。元宗非時託以他事召隱甫對。胡鴷在側。指曰。就卿乞得此否。隱甫奏曰。陛下此言。是輕臣而重樂人也。臣請休官。再拜而出。元宗遽曰。朕與卿戲。遂令曳出纔至門外。杖殺之。俄而復敕釋放。已死矣。乃賜隱甫絹百匹。

劉忠州晏通百貨之利。自言如見地上錢流。每入朝乘馬。則爲鞭算。嘗言居取安便。不務華屋。食取飽適。不務多品。馬取穩健。不務毛色。

江淮賈人有積米以待踊貴。畫圖爲人持米一斗。貨錢一千。以懸於市。揚州留後徐粲杖殺之。

李惠登自軍吏爲隨州刺史。自言吾一名惟識惠字。不識登字。爲政清淨。無迹不求人知。兵革之後。闔境大化。

武相元衡遇害。朝臣震恐。多有上疏請不窮究。獨尚書左丞許孟容奏。當罪京兆尹。誅金吾鋪官。大索求賊。行行然有前輩風采。時京兆尹裴武問吏。吏曰。殺人者未嘗得脫。數日。果擒張晏輩。王忱爲盩厔鎮將。清苦肅下。有軍士犯禁。杖而枷之。約曰。百日乃脫。未及百日而脫者。死。又曰。我死則脫。爾死則脫。天子之命則脫。非此。臂可折。約不可改也。由是秋毫不犯。李建爲吏部郎中。嘗曰。方今秀茂皆在進士。使吾得志。嘗令登第之歲。集于吏部。使尉緊縣。既罷復集。使尉望縣。既罷又集。使尉畿縣。而升於朝。大凡中人三十成名。四十乃至清列。遲速爲宜。既登第。遂食祿。既食祿。必登朝。誰不欲也。無淹滯以守常限。無紛競以求再捷。下曹得其修舉。上位得其更歷。就而言之。其利甚溥。議者是之。

文中子見王勃少弄筆硯。問曰。爲文乎。曰然。因與題太公遇文王贊。曰姬昌好德。呂望潛華。城闕雖近。風雲尚賒。漁舟倚石。釣浦橫沙。路幽山僻。溪深岸斜。豹韜攘惡。龍鈐辟邪。雖逢相識。猶待安車。君王握手。何期晚耶。

杜淹國初爲掾吏。嘗業詩。文皇勘定內難。詠鬬雞寄意。曰寒食東郊道。飛翔競出籠。花冠偏照日。芥羽正生風。顧敵知心勇。先鳴覺氣雄。長翹頻掃陣。利距屢通中。文皇覽之。嘉歎數四。遽擢用之。

王勃凡欲作文。先令磨墨數升。飲酒數盃。以被覆面而寢。既寤。援筆而成。文不加點。時人謂爲腹藁也。

駱賓王年方弱冠。時徐敬業據揚州而反。賓王陷於賊庭。其時書檄皆賓王之詞也。每與朝廷文字。極數僞周天后覽之。至蛾眉不肯讓人。狐媚偏能惑主。初微笑之。及見一抔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乃不悅曰。宰相因何失如此之人。蓋有遺才之恨。徐敬業十餘歲時。射必溢鎰。走馬若飛。英公每見之。曰此兒相不善。將亦吾族也。

蘇頲少不得父意。常與僕夫雜處。而好學不倦。每欲讀書。患無燈燭。嘗於馬廐竈中。吹火照書誦焉。其苦學如此。

長安春時盛於遊賞。蘇頲應制詩云。飛埃結紅霧。遊蓋飄青雲。元宗覽之嘉賞。遂以御花親插頲巾上。

元宗初卽位。銳意政理。好觀書。留心起居注。選當時名儒執筆。其稱職者。雖十數年不去。多則遷名曹郎兼之。自先天初至天寶十二載冬季。成七百卷。內起居注爲多。

開元二年春。上幸寧王第。敍家人禮。樂奏。前後酒食宴賚。上不自專。皆令稟於寧王。上曰。大哥好作主人。

阿瞞但謹爲上客。（原註）上禁中常自稱阿瞞。明日。寧王與岐薛同奏曰。臣聞起居注必記天子言動。臣恐左右史記敍其事。四季朱印聯。案此上文有脫誤。牒送史館。附依外史。上以八分爲答詔。謝而許之。至天寶十二載冬。成三百卷。率以五十幅黃麻爲一軸。用彫檀軸紫龍鳳綾標。寧王每請百部納于史館。上命宴侍臣以寵之。上寶惜此書。令別起閣貯之。及祿山陷長安。用嚴高計。（原註）祿山謀主嚴莊高尚等。未升宮殿。先以火千炬焚是閣。故元宗實錄。百不敍其三四。以是人間傳記尤衆。

李白名播海內。元宗見其神氣高朗。軒然霞舉。上不覺忘萬乘之尊。與之如知友焉。嘗製樂府云。太白入月敵可擢。及祿山犯闕時。太白犯月。皆謂之不凡耳。

天寶中國學增置廣文館。以領詞藻之士。滎陽鄭虔久被貶謫。是歲始還京師。參選除廣文館博士。虔茫然曰。不知廣文曹司何在。執政謂曰。廣文館新置。總領文詞。故以公名賢處之。且令後代稱崇文博士。自鄭虔始。不亦美乎。遂拜職。虔天寶初採集異聞。著書八十餘卷。人有竊窺其藁草。上書告虔。私修國史。虔遽焚之。由是貶謫十餘年。方從調選。授廣文館博士。虔所焚藁。既無別本。後更纂錄。率多遺忘。猶成四十餘卷。書未有名。及爲廣文館博士。詢于國子司業蘇源明。源明請名爲會粹。取爾雅序會粹舊說也。西河太守盧象贈虔詩云。書名會粹才偏逸。酒號屠蘇味更醇。卽此也。

著作郎孔至。撰百家類例。第海內族姓。以燕公張說等爲近代新門。不入百家之數。駙馬張垍。燕公子也。觀至所撰。謂弟垍曰。多事漢。天下族姓。何關汝事。而妄爲升降。垍與至善。以兄言告之。時工部侍郎韋述諳練士族。至書初成。以呈韋公。以爲可行也。及聞垍言。恐懼。將追改之。韋曰。文士奮筆。將爲千載之法。奈

何以一言自動搖。有死而已。胡可改也。遂不改。

長安菩薩寺僧宏道。天寶末見王右丞爲賊所囚於經藏院。與左丞裴迪密往還。裴說賊會宴於太極西內。王聞之泣下。爲詩二絕書經卷麻紙之後。宏道藏之。相傳數世。其詞云。萬戶傷心生野煙。百官何日更朝天。秋槐葉落空宮裏。凝碧池頭奏管絃。又云。安得捨鷹網。拂衣辭世喧。翛然策藜杖。歸向桃花源。

代宗獨孤妃薨。贈貞皇后。將葬。尚父汾陽王子儀在邠州。其子尚主。欲致祭。遍問諸吏。皆云古無人臣祭皇后之儀。子儀曰。此事須柳侍御裁之。時殿中侍御史柳弁字伯存。掌書記。奉使在邠。即急召之。既至。子儀曰。有切事須藉侍御爲之。遂說祭事。殿中初亦對如諸人。既而曰。禮緣人情。令公勳德。不同常人。且又爲姻戚。今自令公始。亦謂得宜。子儀曰。正合某本意。殿中草祭文。其官銜稱駙馬都尉郭曖父。具官某。其文并敍特恩許致祭之意。辭簡禮備。子儀大稱之。

德宗幕秋獵于苑中。是日天已微寒。上謂近臣曰。九月衣衫。二月衣袍。與時候不相稱。欲遞遷一月何如。左右皆拜謝。翌日命翰林議之。而後下詔。李趙公吉甫時爲承旨。以聖人上順天時。下盡物理。表請宣示天下。編之於令。李相程初爲學士。獨不署名。別狀奏曰。臣謹按月令。十月始裘。月令是元宗帝刪定。不可改易。上乃止。由是與吉甫不協。

韋應物詩云。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後人多說率爾成章。不知江左嘗有人於紙尾寄洞庭霜三百顆。

韓晉公治左氏。爲浙江東西道制節。屬淮寧叛亂。發戎遺饋。案籍駢雜。而未嘗廢卷。在軍中撰左氏通例

一卷。刻石金陵府學。

憲宗問宰相曰。天子讀何書卽好。權德輿對曰。尚書哲王軌範。歷歷可見。上曰。尚書曾讀。又問鄭餘慶曰。老子列子如何。奏曰。老子述無爲之化。若使資聖覽爲理國之樞要。卽未若貞觀政要。

裴晉公平淮西後。憲宗賜玉帶。臨薨欲還進。使記室作表。皆不愜。乃令子弟執筆。口占狀曰。內府珍藏。先朝特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向人間。謹却封進。聞者歎其簡切而不亂。晉公貞元中作鑄劍戟爲農器賦。首云。皇帝之嗣位十三載。寰海既淸。方隅砥平。驅域中盡歸力穡。示天下不復用兵。憲宗平諸鎭。幾至太平。正當元和十三年。而晉公以儒生作相。竟爲章武佐命。

楊京兆兄弟皆能文。爲學甚苦。或同賦一篇。共坐庭石。霜積襟袖。課成乃已。

劉禹錫云。案此下至芍藥和物之名也一條。多稱劉禹錫云。或聯書。或另條。蓋采自韋絢劉公嘉話。而中多訛脫。文義難通。今本劉公嘉話非完書。無可參校。姑仍其舊。與柳八韓七詣施十丐聽毛詩。說維鵜在梁。梁人取魚之梁也。言鵜自合求魚。不合於人梁上取其魚。譬之人自無善事攘人之美者。加鵜在人之梁。毛注失之矣。又說山無草木曰岵。所以言陟彼岵兮。言無可怙也。以岵之無草木。故以譬之。因言眾罔者復思也。今之板障屏牆也。天子有外屏。人臣將見至此。復思其所對敬。去就避忌也。魏大闕樓觀也。人臣將入至此則思其遺闕。桓楹者卽今之華表也。桓華聲訛。因呼爲桓。桓亦丸丸然柱之形狀也。又說古碑有孔。今野外見碑有孔。古者於此孔中穿棺以下於墓中耳。又說甘棠之詩勿拜。召伯所憩。拜言如人身之拜。小能屈也。上言勿剪。終言勿拜。明召伯漸遠。人思不得見也。毛注拜猶伐。非也。又言維北有斗。不

可挹酒漿言不得其人也毛鄭不注劉禹錫曰爲詩用僻字須有來處宋考功云馬上逢寒食春來不見餳常疑之因讀毛詩鄭箋說吹簫處注云卽今賣餳者所吹六經惟此中有餳字吾緣明日重陽押一餻字續尋思六經竟未見有餻字不敢爲之嘗訝杜員外巨額折老拳無據及覽石勒傳云卿旣遭孤老拳孤亦飽卿毒手豈虛言哉後輩業詩卽須有據不可率爾道也韋絢曰司馬牆何也曰今唯陵寢繞垣卽呼爲司馬牆而毬場是也不呼之何也劉禹錫曰恐是陵寢卽呼臣下避之詩曰我思肥泉者源同而分之曰肥也言我今衞女嫁于曹如肥泉之分也魏文帝詩云盡舸覆堤卽今淮浙間艓船篷子上帷幕耳唐書盧藩傳言之案唐書無盧藩傳韋絢唐人亦無引唐書之理疑有脫誤船子著油案此下原闕一字比惑之見魏詩方悟又曰旄邱者上側下高曰旄邱言君臣相背也鄭注云旄當爲埶又言埶未詳何也郭璞山海經序曰人不得耳聞眼不見爲無案今本山海經序無此二語據文義亦有脫誤非也是自不知不見耳夏蟲疑冰之類是矣仲尼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又韋編三絕所以明未會者多於解也有楊何者有禮學以廷評來夔州轉雲安鹽官因過劉禹錫與之案此下原闕二字何云仲尼合葬於防防地名非也仲尼以開墓合葬於防防隧道也且潸然流涕是以合葬也若謂之地名則未開墓而已潸然何也絢曰五夜者甲乙丙丁戊更迭之今唯言乙夜或子夜何也未詳劉禹錫曰茱萸二字經二詩人用亦有能否杜甫言醉把茱萸子細看王右丞徧插茱萸少一人最優也劉禹錫曰牛丞相奇章公初爲詩務奇特之語至有地瘦草叢短之句明年秋卷成呈之乃有求人氣色沮憑酒意乃仲益加能矣明年乃上第楊茂卿云河勢崛崙遠山形菡萏秋此詩題云過華山下作而用蓮蓬之菡萏極的

當而暗靜矣。劉禹錫曰。石季龍挾彈殺人。其兄怒之。其母曰。健犢須走車破轅。良馬須逸鞭泛駕。然後能負重致遠。蓋言童稚不奇。卽非異器矣。又曰。爲文自鬬異一對不得。予嘗爲大司徒杜公之故吏。司徒冢嫡之薨於桂林也。柩過渚宮。予時在朗州。使一介具奠酹。以申門吏之禮。爲一祭文云。事吳之心雖云已矣。報智之志豈可徒然。報智人或用之。事吳自思得者。柳八駁韓十八平淮西碑云。左飧右粥。何如我平淮西雅云。仰父俯子。禹錫曰。美憲宗俯下之道盡矣。柳曰。韓碑兼有冒子。使我爲之。便說用兵討叛矣。劉禹錫曰。韓碑柳雅。予詩云。城中晨雞喔喔鳴。城頭鼓角聲和平。美李尚書愬之入蔡城也。須臾之間。賊都不覺。又詩落句言。始知元和十二載。四海重見昇平時。所以言十二載者。因以記淮西平之年。段相文昌重爲淮西碑。碑頭便曰韓宏爲統。公武爲將。用左氏欒書將中軍欒黶佐之文勢也。甚善。亦是效班固燕然碑樣。別是一家之美。又曰。薛伯鼻修史爲愬傳。收蔡州徑入爲能。禹錫曰。我則不然。若作史官。以愬待李祐。釋縛委心用之爲能。入蔡非能。乃一夫勇耳。劉禹錫曰。春秋稱趙盾以八百乘。凡帥能曰以。由也。由趙盾也。又曰。王莽以羲和爲官名。如今之司天臺。本屬太史氏。故春秋史魚史蘇史墨。皆知陰陽術數也。南都賦言春茆夏韭。子卯之卯也。而公孫羅云。茆鳥卯非也。且皆言菜也。何卯忽無言。案此句疑有脫誤。方書中勞薪亦有勞水者。揚之使水力弱。亦勞也。亦用筆心。筆亦心勞一也。與薪勞之理。皆藥家之妙用。又曰。近代有中正。中正鄉曲之表也。藻別人物。知其鄉中賢愚出處。晉重之。至東晉吏部侍郎裴楷乃請改爲九品法。卽今之上中下分爲九品官也。

王武子曾在夔州之西市。俯臨江岸沙石。下看諸葛亮八陣圖。箕張翼舒。鵝形鶴勢。聚石分布。宛然尚存。

峽水大時三蜀雪消之際瀕滂滉瀁大樹十圍枯槎百丈破礧巨石隨波塞川而下水與岸齊雷奔山裂聚石爲堆者斷可知也及乎水已平萬物皆失故態惟陣圖小石之堆標聚行列依然如是者垂六七百年間淘灑推激迄今不動劉禹錫曰是諸葛公誠明一心爲先主効死況此法出六韜是太公上智之材所構自有此法惟孔明行之所以神明保持一定而不可改也東晉桓溫征蜀過此曰此常山蛇陣擊頭則尾應擊尾則頭應擊其中則頭尾皆應常山者地名其蛇兩頭出於常山其陣適類其蛇之兩頭故名之也溫遂勒銘曰望古識其眞臨源愛往跡恐君遺事節聊下南山石

陸法和嘗征蜀及上白城帝插標曰此下必掘得諸葛亮鏃既掘之得箭鏃一斛或曰當法和至此時去諸葛亮猶近應有人向說故法和掘之耳法和雖是異人必未知諸葛亮箭鏃在此也

諸葛亮所止令兵士獨種蔓菁者何也曰取其甲生啖一也葉舒者煮食二也久居則隨以滋長三也棄去不惜四也回則易尋而採之五也冬有根可斷食六也比諸蔬屬其利博哉三蜀之人今呼蔓菁爲諸葛菜江陵亦然

禹錫曰芍藥和物之名也此藥之性能調和物或音著略語訛也絢時獻賦用此芍藥字以煙兮霧兮氣兮霧兮言四物調和爲雲也公曰甚善因以解之

白居易長慶二年以中書舍人爲杭州刺史替嚴員外休復休復有時名居易喜爲之代時吳興守錢徽吳郡守李穰皆文學士悉生平舊友日以詩酒寄興官妓高玲瓏謝好好巧於應對善歌舞從元稹鎭會稽參其酬唱每以筒竹盛詩來往居易在杭始築堤捍錢塘潮鍾聚其水溉田千頃復浚李泌六井民賴

其汲在蘇作詩有使君全未厭錢塘之句及罷俸錢多留守庫繼守者公用不足則假而復填如是五十餘年及黃巢至郡文籍多焚燒其俸遂亡

張宏靖十二世掌書命至丞相楊巨源贈公詩云伊陟無聞祖韋賢不到孫當時稱其能與張氏說家門巨源在元和詩韻不爲新語體律務實功夫頗深自旦至暮吟詠不輟年老頭數搖人言吟詩多所致

韓文公與孟東野友善韓公文至高孟長於五言時號孟詩韓筆元和中後進師匠韓公文體大變又柳州宗元李尚書翺皇甫郎中湜馮詹事定祭酒楊公李公皆以高文爲諸生所宗而韓柳皇甫李公皆以引接後學爲務楊公尤深於獎善遇得一句終日在口人以爲癖長慶以來李封州甘爲文至精獎拔公心亦類數公甘出於李相國宗閔下時以爲得人然終不顯又元和以來詞翰兼奇者有柳柳州宗元劉尚書禹錫及楊公劉楊二人詞翰之外別精篇什又張司業籍善歌行李賀能爲新樂府當時言歌篇者宗此二人李相國程王僕射起白少傅居易兄弟張舍人仲素爲場中詞賦之最言程試者宗此五人伯仲以史學繼業藏書最多蘇少常景鳳堂弟尚書滌諸家無比而皆以清望爲後來所重景鳳登第與堂兄特並時世以爲美

呂衡州温祖延之父渭俱有盛名至大官家世碑誌不假於人皆子孫自撰云欲傳慶善於後嗣儆文學之荒墜

裴晉公自爲誌銘曰裴子爲子之道備存乎家牒爲臣之道備存乎國史杜牧亦自銘曰嗟爾小子亦克厥修此二銘詞簡而備白居易亦自爲銘顏魯公在蔡州知必禍及自爲誌銘置左右

文宗皇帝曾製詩以示鄭覃。覃奏曰。且乞留聖慮於萬幾。天下仰望。文宗不悅。覃出。復示李宗閔。歎伏不已。一句一拜。受而出之。上笑謂之曰。勿令適來阿父子見之。文宗尚賢樂善。罕比每宰臣學士論政。必稱才術文學之士。故當時多以文進。上每視事後。即閱羣書。至亂世之君。則必扼腕嗟嘆。讀堯舜禹湯事。即灌手欽衽。謂左右曰。若不甲夜視事。乙夜觀書。即何以爲君。試進士。上多自出題目。及所司試覽之終日忘倦。嘗召學士於內庭論經。較量文章。宮人已下。侍茶湯飲饌。李訓講周易。頗叶上意。時方盛夏。遂取犀如意賜訓。上曰。與卿爲譚柄。讀高郢無聲樂賦。白居易求元珠賦。謂之元祖。水部員外郎賈嵩說云。文宗好五言詩。品格與肅代憲宗同。而古調尤清峻。嘗欲置詩學士七十二員。學士中有薦人姓名者。（原註）當時詩人李廓鼞名爲涇原從事。宰相楊嗣復曰。今之能詩。無若賓客分司劉禹錫。上無言。李珏奏曰。當今起置詩學士。名稍不嘉。況詩人多窮薄之士。昧於識理。今翰林學士皆有文詞。陛下得以覽古今作者。可怡悅其間。有疑顧問學士可也。陛下昔者命王起許康佐爲侍講。天下謂陛下好古宗儒。敦揚朴厚。臣聞憲宗爲詩。格合前古。當時輕薄之徒。摛章繪句。聱牙嘲奇。譏諷時事。爾後鼓扇名聲。謂之元和體。實非聖意好尚如此。今陛下更置詩學士。臣深慮輕薄小人。競爲嘲詠之詞。屬意於雲山草木。亦不謂之開成體乎。玷黯皇化。實非小事。

文宗時。工部尚書陳商立漢文帝廢喪議。又立左氏學議。以孔子修經。褒貶善惡。類例分明。法家流也。左邱明爲魯史。載述時政。懼善惡失墜。以日繫月。本非扶助聖言。緣飾經旨。蓋太史氏之流也。舉之春秋。則明白而有實。合之左氏。則叢雜而無徵。杜元凱曾不思孔子所以爲經。當與詩書周易等列。邱明所以爲

史。當與司馬遷班固等列。二義不侔。乃參而貫之。故微旨有所未盡。婉章有所未一。其後吳郡陸龜蒙亦引唉助趙匡爲證。正與商議同。

進士李爲作淚賦。及輕薄暗小四賦。李賀作樂府。多屬意花草蜂蝶之間。二子竟不遠大。世言文字可以見分命之優劣。上元瓦官寺僧守亮通周易。性若狂易。李衞公鎮浙西。以南朝舊寺多名僧。求知易者。因帖下諸寺。令擇送至府。瓦宮寺衆白守亮曰。大夫取解易僧。汝常時好說易。可往否。守亮請行。衆戒曰。大夫英俊嚴重。非造次可至。汝當愼之。守亮既至。衞公初見未之敬。及與言論。分條析理。出沒幽賾。公凡欲質疑。亮已演其意。公大驚。不覺前席。命於甘露寺設官舍。自於府中設講席。命從事已下。皆橫經聽之。逾年方畢。既而請再講。將半。亟請歸甘露。既至。命浴浴畢。斂巾屨。遣白公云。大期今至。不及回辭。言訖而終。公聞驚異。明日率賓客至寺致祭。適有南海使送西國異香。公於龕前焚之。其煙如弦。穿屋而上。觀者悲敬。公自草祭文。謂舉世之官爵俸祿。皆加於亮。亮盡受之。可以無愧。

李德裕鎮浙西。有劉三復者。少貧苦。有才學。時中使齎詔書賜德裕。德裕謂曰。子爲我草表。能立構否。三復曰。文貴中不貴速。得德裕以爲然。三復又請曰。中外皆傳公文。請得以文集觀之。德裕出數軸。三復乃體而爲表。德裕尤喜之。遣詣京師。果登第。其子鄴後爲丞相。上表雪德裕冤。歸槻洛中。

段郎中成式。博學文章。著書甚多。守廬陵。嘗遊山寺。讀一碑二字不過。曰。此碑無用於世矣。成式讀之不過。更何用乎。客有以此二字遍問人。果無知者。連典江南數郡。皆有名山。九江匡廬。綺雲爛柯。廬陵麻姑。前進士許棠寄詩云。十年三領郡。領郡管仙山。廬陵時爲人妄訴。逾年方辨。乃退居于襄陽。温博士庭筠

亦誦隨縣尉節度使徐太師留在幕府與成式尤相善嘗送墨一挺與庭筠往復致謝搜故事者凡幾函成式子安節娶庭筠女安節仕至吏部郎中沂王傅善音律著樂府新錄傳於世

令狐綯自吳興除司勳郎中入禁林一夕寓直中使宣召行百步至便殿上遣內人秉燭候之引於御榻前賜坐問卿從江外來彼中甿庶安否廉察郡守字人求瘼之道如何朕常思四海之大九州之廣雖明君不能自理常須賢佐邇來朝廷皆未覩其忠蓋綯降堦俯伏曰聖意如此微臣便合得罪上曰卿方爲翰林學士所職者朕之誥命向來之言本不相及以玉杯酌酒賜綯有小案置御牀有書兩卷謂綯曰朕聽政之暇未嘗不觀書此讀者先朝所述金鏡一卷則尚書禹謨復問曰卿曾讀金鏡否對曰文皇帝所著之書有理國理身之要披閱誦諷不離於口上曰卿試舉其要綯跪於御前誦之至亂未嘗不任不肖治未嘗不任忠賢任忠賢則享天下之福任不肖則受天下之禍上止之曰朕每讀至此未嘗不三復後已書又云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是則欲致昇平當用此言爲首綯奏曰先臣每言金鏡可爲萬古格言自非聰明之姿無以探其蘊奧上曰曩者知卿材器今日見卿詞學顧中使曰持燭送學士歸院當時近臣恩澤無比居歲餘遂遷宰相

宣宗因重陽便殿大合樂錫宴羣臣有御製詩其略曰款塞旋征騎和戎委廟賢傾心方倚注叶力共安邊宰臣以下應制皆和上曰宰相魏謇詩最佳其聯云四方無事去宸豫杪秋來八水寒光動千山霽色開上嘉賞久之魏蹈舞謝

宣宗嗜書嘗構一殿每退朝必獨坐內觀書或至夜中燭炤委禁中謂上爲老儒生大中十二年以左諫

議大夫鄭滑兵部郎中李鄴爲鄆王巳下侍讀時鄆王居十六宅慶昭巳下五王居大明宮內院數日追制改充慶王巳下侍讀五日一入乾符門講讀懿宗卽位遂停勳大中咸通之後每歲試禮部者千餘人其間有名聲如何植李玫皇甫松李孺犀梁望毛溥具麻來鵠賈隨以文章稱溫庭筠鄭濆何涓周鈐宋耘沈駕周繫以詞翰顯賈島平曾李洵劉得仁喻坦之張喬劇燕許琳陳覺以律詩傳張維皇甫川郭鄴劉庭輝以古風著雖然皆不中科

陸翺爲詩有情思其閒居卽事云衰柳迷隋苑衡門啼暮鴉茅廚煙不動書牖日空斜悔下東山石貧於南阮家沈憂損神慮萱草自開花宴趙氏北樓云殷勤趙公子良夜竟相留朗月生東海仙娥在北樓酒闌珠露滴歌迥石城秋本爲愁人設愁人到曉愁題鸚鵡早鶯柳絮燕子皆傳於時登第累年無辟召一遊東諸侯得錢僅百萬而卒於江南長子希聲好學多才藝勤於讀史非寢食未嘗釋卷中朝子弟好讀史者無及昭宗時爲相

李郢有詩名鄭尙書顥門生也居杭州不務進取終案此下原闕一字下郎官初赴舉聞鄰女有容求娶之遇有爭娶者女家無以爲辭乃曰備錢百萬先至者許之兩家具錢同日皆至女家無以爲辭復曰請各賦一詩以爲優劣郢乃得之登第回江南駐蘇州遇故人守湖州邀同行郢辭以決意春歸爲妻作生日故人不放與之胡琴焦桐方物等令且寄歸代意郢爲寄內詩曰謝家生日好風煙柳暖花春二月天金鳳對翹雙翡翠蜀琴新上七絲絃鴛鴦交頸期千歲琴瑟諧和願百年應恨客程歸未得綠窗紅淚冷涓涓兄子咸通初守杭州郢至宿虛白堂云缺月斜明虛白堂寒蛩唧唧樹蒼蒼江風徹曙不得睡二十

五聲秋點長。

馬博士戴大中初爲太原李司空掌記。以正直被斥。貶朗州龍陽尉。戴著書自痛不得盡忠於故府。而動天下之議。行道興詠寄情哀楚。凡數十篇。其方城懷古云。申胥枉向秦庭哭。靳尚終貽楚國羞。新春聞赦云。道在猜讒息仁深疾苦除。堯聰能下聽。湯網本來疏。

李字除果名地名人姓之外。更無有別訓義也。左傳行李之往來。注行李使人也。遠行結束。謂之行李。而不悟是行使。按舊文使字作挌。傳寫之誤作李焉。

漢四皓其一號角里。角音祿。今多以覺呼者。非也。魏子及孔氏祕記。荀氏漢紀。盧將來之誤。直書祿里。按玉篇等字書皆云東方爲緑音。或作角。角亦音祿。魏子祕記漢紀不書緑而作祿者。以其字僻。又盧誤音故也。李匡乂云。角里當東方何者。按陳留志。稱京師亦號爲灞上儒生。灞既在京師之東。則角里爲東方不疑矣。字書言角直官作緑。爾然緑字亦作角。音覺者。樂聲也。或亦通用。觶角之角字。是以今人多亂其音呼之。稍墮心爲學者。則妄穿鑿云。音祿之角。與音覺之角。點畫有分別。又不知角緑各有二音。字體皆同。而其義有異也。又禮記君大夫鬠爪實于緑中。鄭司農注云。緑當爲角。聲之誤也。既云聲誤。是鄭讀角中爲祿中。祿與緑是雙聲。若讀角爲覺。覺是齶際聲。緑是舌頭之聲。注復云。角中謂棺內四隅也。據此。則又似音祿之角。與音覺之角義同。陸氏釋文孔氏疏。不能窮其聲義。亦但云緑當爲角。漢之角里。禮之緑中。皆當作祿音。

月令今人依陸德明說云。是呂氏春秋十二紀之首。後人刪合爲之。非也。蓋出於周書第七卷周月時訓

兩篇。蔡邕云。周公作。是呂紀采於周書。非戴禮取於呂紀明矣。

論語宰予晝寢。梁武帝讀爲寢室之寢。晝胡卦反。言其繪晝寢室。故夫子歎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杇也。今人皆以爲韓文公所說。非也。又傷人乎不問馬。今亦云韓文公讀不爲否。言大德聖人。豈仁於人不仁於馬。故貴人所以前問。畜賤所以後問。然不字上豈更要助詞。其亦曲矣。況又未必韓公所說。按陸氏釋文。亦云一讀至不字句絕。則知其不爲否。其來尚矣。誠以不爲否。則宜至乎字句絕。不字自爲一句。何者。夫子問傷人乎。乃對曰否。既不傷人。然後乃問馬。其文別爲一讀。豈不愈於陸云乎。

稷下有諺曰。學識何如觀點書。書之難不唯句度義理。兼在知字之正音借音。若某字以朱發平聲。即爲某字。發上聲變爲某字。去入又改爲某字。轉平上去入易耳。知合發不發爲難。不可盡條舉之。今略指一隅。至如亡字毋字。並是正無字。非借音也。今見點書每遇亡有字。必以朱發平聲。其遇毋字亦然。是不知亡字亾字毋字點畫各有區別。亡從一點一畫一乚。（原註）觀篆文當知矣。是以無字正體作亡。亾失之亾中有人毋有字。其畫盡通也。父母字中有兩點。（原註）劉伯莊音義云。凡非父母之母。皆呼爲無字。是也。義見字書。其无旡二字。（原註）上無下既。今多混書。陸德明已有論矣。

世人多謂李氏立意注文選。過爲迂繁。徒自騁學。且不解文意。遂相尚習五臣者。大誤也。所廣徵引非李氏立意。蓋李氏不欲竊人之功。有舊注者。必逐每篇存之。仍題元注之人姓字。或有迂闊乖謬。猶不削去之。苟舊注未備。或與新意。必於舊注中稱臣善以分別。既存元注。例皆引據。李氏續之雅誼愜慤也。代傳數本李氏文選。有初注成者。有覆注成者。有三注四注者。當初旋破傳寫之誤。其絕筆之本。兼釋音訓義。

注解甚多。匡父家幸而有焉。嘗將數本並校。不惟注之贍略有異。至於科段互相不同。無似余家之本該備也。因而比量五臣者。方悟所注直盡從李氏注中出。開元進表。反非斥李氏。無乃欺心歟。且李氏未詳處。將欲下筆宜明有憑證。細而觀之。無非率爾。今聊各舉其一端。至如西都賦說獵云。許少施巧。秦成力折。李云。許少秦成未詳。五臣云。古之捷人壯士。搏格猛獸。施巧力折。固是捷壯文中自解矣。豈假更言。況不知二人所從出乎。又注作我上都云。上都西京也。何太淺近忽易歟。必欲加李氏所未注。何不云上都者君上所居人所都會耶。況秦地厥田上上。居天下之上乎。又輕改前賢文旨。若李氏注云。某字或作某字。便隨而改之。其有李氏解而自不曉。輒復移易。今不能繁駁。亦略指其所改一字。曹植樂府云。寒鼈炙熊蹯。李氏云。今之腊肉謂之寒。蓋韓國事饌尚此法。復引鹽鐵論羊淹雞寒。劉熙釋名韓雞爲證。寒與韓同。又李以上句云膾鯉騰胎鰕。因注云。詩曰魚鼈膾鯉。五臣兼見上句有膾。遂改寒鼈爲魚鼈。以就毛詩之句。又子建七啓云。寒芳苓之巢。龜鱠西海之飛鱗。五臣亦改寒爲搴。注云。搴取也。何以對下句之鱠耶。況此篇全說殺事之意。獨入此搴字。於理甚不安。上句既改寒爲搴。下句亦宜改鱠爲取。縱一聯稍通。亦與諸句不相承接。以此言之。明子建故用寒字。豈可改爲魚搴耶。斯類篇篇有之。學者幸留意。仍知李氏絕筆之本。懸若日月焉。方之五臣。猶虎狗鳳雞耳。其改字有翻翻對恍惚。則獨改翻翻爲翩翩。與下句不相收。又李氏舊本作泉及年代字。五臣貴有異同。改其字却犯國諱。豈惟矛盾也。

衡山五峰曰紫蓋雲密。祝融天柱石廩下人多文詞。至於樵夫往往能言詩。嘗有廣州幕府夜聞舟中吟曰。野鵲灘西一棹孤。月光遙接洞庭湖。堪憎廻鴈峯前過。望斷家山一字無。問之乃其所作也。

李華字遐叔以文學自名與蕭穎士賈幼幾爲友華作賦云星毬電交於萬緒霜鋸冰解於千尋擁梯成山攢杵爲林顥十讀之謂華曰可使孟堅瓦解平子土崩矣幼幾曰未若天光流於紫庭測景入於朱戶騰祥靈於黯靄映旭日之慈龍華曰某所自得惟括萬象以爲尊特巍巍於上京分命徵般石之匠下荊揚之材操斧執斤者萬人涉磧礫而登崔嵬不讓東西二都也時人以華不可居蕭賈之間

鄭案此下原闕二字云張燕公文逸而學奧蘇許公文似古學少簡而密張有河朔刺史冉府君碑序金城郡君云葬華前落蓁瘁城隅天使馬悲啓滕公之室人看鶴舞閉王母之墳亦其比也公又云張巧于才近世罕比端午三殿侍宴詩云甘露垂天酒芝盤捧御書含丹同蝘蜓灰骨慕蟾蜍上親解紫拂菻帶以賜焉蘇嘗夢書壁云元老見逐讒人孔多既誅羣兇方宣大化後十三年視草禁中拜劉幽求左僕射制上親授其意及進本上自益前四句乃夢中之詞也又聞杜工部詩如爽鶻摩霄駿馬絕地其八哀詩詩人比之大謝擬魏太子鄴中八篇杜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吾詩曰汝陽讓帝子眉宇眞天人虬髯似太宗色映塞外春八篇中有此句不或曰百川赴巨海衆星拱北辰所謂世有其人杜曰使昭明再生吾當出劉曹二謝上杜善鄭虔文嘗以花卿及姜楚公畫鷹歌示鄭鄭曰足下此詩可以療疾他日鄭妻病杜曰爾但言子章觸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如不瘥卽云觀者徒驚帖壁飛畫師不是無心學未聞更有太宗拳毛騧郭家師子花如又不瘥雖和扁不能爲也其自得如此

太宗嘗出行有司請載副書以從帝曰不須虞世南在此行祕書也虞公爲祕監於省後堂集羣書可爲文章用者號爲北堂書鈔後北堂猶存而書鈔盛行於世

褚遂良爲太宗哀册文自朝還馬誤入人家而不覺。

沈佺期以詩著名燕公張說嘗謂人曰沈三兄詩須還他第一。

代有山東士大夫類例其非士族及假冒者不見錄署云相州僧曇剛撰後柳常侍沖亦明族姓中宗朝爲相州刺史詢問耆舊云自隋已來不聞有僧名曇剛蓋懼見嫉於時隱其名氏云。

咸通中進士皮日休進書兩通其一請以孟子爲學科有能通其義者其科選同明經其二請以韓愈配饗太學有唐以來一人而已苟不得在二十一賢之數列於典禮未爲備也日休字逸少後字襲美襄陽竟陵人少隱鹿門山號醉吟先生牓末及第禮部侍郎鄭愚以其貌不揚戲之曰子之才學甚富如一日何皮對曰侍郎不可一日廢二日謂不以人廢言也官至太常博士居蘇州與陸龜蒙爲友著文藪十卷皮子三卷黃巢時遇害其子仕錢鏐。

王維好佛故字摩詰性高致得宋之問輞川別業山水勝絕清源寺是也維有詩名然好取人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英華集中詩也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李嘉祐詩也。

柳芳與韋述友善俱爲史學述卒後所著書未畢者芳續之。

李華作含元殿賦蕭穎士見之曰景福之上靈光之下華著論言龜卜可廢可謂深識之士後以失節賊庭故其文殷勤于四皓元魯山極筆於權著作蓋心所愧也。

李翰文雖宏暢而思甚苦澀晚居陽翟常從邑令皇甫曾求音樂思涸則奏樂神全則綴文。

大曆已後專學者有蔡廣成周易強蒙論語啖助趙匡陸質春秋施士匄毛詩袁彝仲子陵韋彤裴茝講

禮章庭珪薛伯高徐潤並通經。其餘地里則賈僕射兵賦則杜太保故事則蘇冕蔣乂歷算則董純天文則徐澤氏族則林寶。

楚僧靈一律行高潔而能爲詩。吳僧皎然一名晝一工篇什。著詩評三卷。及卒德宗遣使取其遺文。中世文僧二人首出。

韋應物立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其爲詩馳驟建安已還各得其風韻。

李益詩名早著有征人歌且行一篇好事者畫爲圖障。又有云回樂峯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處吹蘆管一夜征人盡望鄉。天下亦唱爲歌曲。

沈既濟撰枕中記。韓愈撰毛穎傳。不下史篇。良史才也。張登爲小賦。氣宏而密。間不容髮。有織成隱起結綵蹙金之狀。中世有造謗辭而著者。（原註）雞眼苗登二文。有傳蟻穴而稱者。（原註）李公佐南柯太守傳。有妓樂而工篇什者。（原註）蜀妓薛濤。有家僮而善著章句者。（原註）郭氏奴不記名。皆事之異也。

進士爲時所尚久矣。俊乂實在其中。由此者爲聞人。爭名常切。爲俗亦弊。其都會謂之稟場。通稱謂之秀才。投刺謂之鄉貢。得第謂之前輩。相推敬謂之先輩。俱捷謂之同年。有司謂之座主。京兆考而升之。謂之等第。外府不試而貢。謂之拔解。各相保任。謂之合保。羣居而試。謂之私試。造請權要。謂之關節。激揚聲問。謂之往還。既捷。列其姓名慈恩寺。謂之題名。會醵爲樂於曲江亭。謂之曲江宴。籍而入選。謂之春關。不捷而醉飽。謂之打毷氉。飛書造謗。謂之無名子。退而肄習。謂之過夏。執業以出。謂之秋卷。挾藏入試。謂之書策。此其大略。其風俗繫於先進。其制置存於有司。雖然賢者得其大者。故位極人臣。常十有二三。登顯列。

常有六七。而元魯山張睢陽有焉。劉闢元儉有焉。自開元二十四年。考功員外郎李昂爲士子所訴。天子以郎署權輕。移職禮部。始置貢院。天寶則有袁成用劉長卿。分爲棚頭。是時常重東府西監。貞元八年。李觀歐陽詹以廣文登第。自後乃羣奔於京兆矣。貞元十二年。駙馬王士平與義陽公主不協。蔡南史獨孤申叔播爲樂曲號義陽子。有團雪散雪之歌。德宗怒。欲廢進士科。後獨流南史而止。

或有朝客譏宋濟曰。近日白袍子何太紛紛。濟曰。蓋因緋袍子紛紛化使然也。

元和已後文筆。學奇於韓愈。學澀於樊宗師。歌行則學流蕩於張籍。詩章則學矯激於孟郊。學淺切於白居易。學淫靡於元稹。俱名元和體。大抵天寶之風尚黨。大歷之風尚浮。貞元之風尚蕩。元和之風尚怪也。

建中初。金吾將軍裴冀曰。若禮部先時預天下曰。某年試題取某。經某年試題取某。史至期果然。亦勸學之一術也。

熊執易通易。建中四年。試易簡知險阻論。執易端坐剖析。聲動場中。一舉而捷。